**思**

**理**

**極**

**短**

**篇**

**小**

**說**

**（二）**

 **思**

 **理**

**贏**

 出獄的這一天，他醒得很早，看著曙光從積了厚厚一層灰的天窗，微微弱弱地篩進他關了五年多的牢房裏。熟悉的寒氣穿過薄蓆，陰陰地襲上他已經瘦骨嶙峋的身子

。模糊的光影裏，魑魅般的黴菌，正囂張地在四周的牆上竄爬著，就快要找不到落爪的地方了。他的臉，白得像一張還沒書寫的臉。

 五年裏，他像躺在深深的井底一般，遙遙地望著井口那一小塊故意留著卻總是模糊不清的天空，想像著天窗外的雲天星月。這些年，獄卒送飯來的時候，瞧一眼天窗，總要幸災樂禍賣弄唇舌地描繪當天的氣候，而且還要故作好人，順便提一兩則阿富最新的消息來折磨他。

 阿富跟他同時入獄，也被關在這種特別開了個小天窗的牢房裏。三年多前，阿富減刑出獄了，都說是阿富那些獄中書簡的功勞。獄卒曾經拿來紙筆，不屑地冷笑著，寫啊，寫啊，你們這些人，什麼造反本事也沒有，不就只會寫文章批評嗎？寫啊，你！寫啊！

 他別過頭去，不理會那獄卒嘿嘿嘿的獰笑，左手緊緊抓著抖顫的右手，咬著牙硬壓下那份對紙筆的渴望，佈滿血絲的雙眼，兩把火般地燒著牆上正在攀爬的黴菌。

 阿富出獄時，獄卒特地帶到他牢房前道別。門上的小窗，框著阿富神情複雜的臉。他們沉默地對望著，一直望到彼此心靈最不能觸摸的地方。他壓下胸中的千濤萬浪

，只淡淡地抬起手揮別。

 你最親密的戰友出去了，你很難過，很嫉妒，大概也很無聊吧。從那天起，獄卒的嘴上便老掛著這些話。

 阿富那些獄中書簡能轟動，阿富能減刑出獄，阿富出獄後能宦途順利青雲直上，他比誰都高興。出去後這幾年，阿富果然竭盡全力地為他奔走，可就是掀不起一點兒風浪。外頭見不到他片紙隻字，都認為他已經喪失了昔日的鬥志，筆銹了刀也老了。

 他下床，走到牢房中央跪下來，對著爬滿黴菌的四壁，長長地拜了幾拜。

 恩師生前，曾經語重心長對他和阿富說：如果你們因為理念身陷囹圄，過著遙遙無期的牢中歲月，只有能夠默默地承受那種痛苦的煎熬的，才是最後的真正的勝利者。

 走廊盡頭，傳來他熟悉的腳步聲。他站起來，穩住搖搖欲墜的身子，抹去五年多來第一次流下的淚。

【世界副刊1998.12.21】

**唉﹐起霧了**

 晚飯後﹐她習慣貓似地卷坐在臨街窗前的椅子裡﹐看遠近的路燈﹐在漸濃的夜色裡﹐一朵一朵地亮起。偶爾﹐她會喃喃自語﹐像說給自己也像說給他聽﹕誰家的小孩才放學又出門了﹐誰家的小狗又溜出來了.........他整個人跌坐在廳裡一角的沙發裡﹐一張報紙撐得開開的。報紙後頭偶爾傳來哦哦幾聲﹐好像那披着密密麻麻新聞的沙發在回她話似地。

 唉﹐起霧了。

 她說得輕極了﹐就像窗外初起的霧一般。然後﹐她把自己卷縮得更像支貓﹐低着頭﹐兩耳尖尖地藏在濃密的髮中﹐細細地收尋任何聲息的訊號。

 他的心咚地一跳﹐他不得不留意地勻了一下呼吸﹐裝着很不經意地合攏報紙﹐摺回剛買時那樣﹐整齊地放在沙發前茶几上。他伸了下懶腰﹐站起身﹐套上鞋子﹐穿了件夾克﹐對着窗邊的她說了聲﹕

 我出去走走。

 她抬起頭時﹐他正要拉上前門往外走﹐腳上穿了那雙發不出聲音的便鞋。她在窗後看着他隱入霧裡﹐然後輕快地從椅上彈跳下來﹐舒展四肢﹐從衣櫥最裡頭的角落裡﹐挖出藏着的一雙暗色便鞋﹑一件深色披風。她利落地穿鞋披披風﹐鞋與披風隱約傳來一絲絲潮潮的霧意。臨出門前﹐她提醒自己得找一天好好晒晒那鞋那披風。

 霧裡﹐朵朵街燈開得迷蒙。霧夜的街上鮮有行人﹐他隱形人一般﹐匆匆往前走去﹐不怕迷了路似地。她霧也似地在後頭悄悄地跟着﹐路盡頭的林子跟今夜的霧一樣﹐一片迷離。

 他從夾克口袋裡取出一支一直放在那兒的筆型手電筒﹐試着在漸濃的霧裡找到那棵樹﹐他初次在霧夜裡遇見那人﹐這一陣子起霧的夜裡總會不期而遇的地方。他站在樹邊﹐握着筆型手電筒﹐在自己面前畫圈圈兒。

 她拉起垂在肩後的斗篷﹐罩住了頭﹐也遮住了大半個臉﹐這才從披風口袋裡拿出那支預藏的手電筒﹐迎着林子裡那樹下不停兜圈子螢火蟲般的光點﹐打開手電筒照着腳前的小路﹐低着頭走過去。

 你來了。

 他說得溫柔極了﹐一如多年前相戀時每次的見面。

 兩人先後關了手中的手電筒。他開始滔滔不絕地把上個霧夜分手以後發生的種種﹐工作上的﹑朋友中的﹑夫妻間的﹐連續劇般地說給她聽。她只熟悉有關她的那一部份﹐其它的﹐沒聽他提起過﹐倒像在聽別人的故事。

 一如每次見面﹐她只低着頭靜靜地站在那兒。

 她再打開手電筒﹐轉了身準備離去﹐他失落般萬分痛苦地追問﹕

 你還會再來嗎﹖

 她停住腳﹐壓低了聲音回答﹕不知道﹐便溶進霧裡。

 他回到家時﹐她仍像他出門時那樣﹐卷坐在窗前的椅子裡。他掛好夾克換了鞋﹐走回沙發時﹐又回頭看一眼衣櫥﹐咕隆一聲﹕這天氣真潮﹐整個衣櫥都是霧氣。拿起茶几上的報紙﹐翻到先前沒看完那頁﹐繼續看下去。

 她輕輕抬起頭﹐霧在她眼裡升起。

【聯合副刊1994.4.20】

【世界副刊1994.5.7】

**畫**

 他從書房的秘櫃裡取出這一幅家傳的古畫﹐小心翼翼地捧到臥房來﹐掛在面對古床的牆上。畫上的樓臺水榭假山流水﹐是好幾代前的老祖宗特別請了專人﹐照着藏嬌的金屋畫的。畫已經退色﹐淡淡的墨香中﹐有幾許陳舊的泥土和淚濕的咸味。

 他拉攏床邊深色的窗帘﹐擋住了先前還流瀉進來的皎潔月光。他從櫥子裡捧出幾床早先特地送去乾洗的毛毯﹐鋪在硬硬的床板上﹐自己先躺上去試了試﹐覺得軟硬適中了﹐才打開房門﹐興奮不已地把等得已經有點不耐煩的太太請了進來。他答應過太太﹐結婚一週年的時候﹐一定給她一個讓她永生難忘的驚喜。

 太太納悶地看着古董床﹐又瞧瞧牆上的畫﹐不知道他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更叫她驚訝的是﹐事後﹐他居然叫她不但要把衣服穿回去﹐還要穿上鞋襪﹐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

 她照着他的話﹐滿臉疑惑地躺回床上去。他繞到窗邊﹐像揭開一場好戲般地拉開窗帘﹐迎進一窗波光粼粼的月色。然後也衣着整齊地躺在太太的身邊﹐拉着太太已漸粗糙的手﹐興奮得像個要去遠足的孩子。

 月光在床與牆上的畫之間流動得像條河。畫上的樓臺水榭﹐虛虛幻幻﹐月下的床﹐也變得似真若假。太太轉過頭來﹐正想開口問他﹐身子忽然漂浮了起來﹐在光河中飄向牆上的樓臺水榭。

 他緊緊地拉着太太的手﹐太太卻被一股異常的力量吸走。他用力踢着床﹐也想跟太太一樣飄起來﹐床卻像塊大磁鐵般地吸住他的身子。驚慌中﹐太太的手亂抓着﹐卻也只撥弄到盈盈的月光。漸漸地﹐她的身子由近而遠﹐由大而小地消失。她慌亂中的驚叫﹐不知是沒來得及叫出來﹐還是因為身子變小﹐聲音也變小而聽不見了。

 他目瞪口呆地愣在床上。

 轉瞬間﹐房裡恢復了平靜﹐只有細微的顆粒﹐在月光中輕輕地飄蕩着。牆上的畫仿彿晃動了幾下﹐也靜止了下來。他困難已極地坐起身來﹐提起千斤重的腳﹐走到畫前面。

 畫上﹐一下子出現了許多不同世代的婦女﹐都穿了各朝的衣着﹐正從迴廊從花園從小橋流水﹐走向已掌起燈的樓臺。從月洞門那兒走進來的﹐正是前一分鐘還躺在自己身邊的太太。他高聲地叫着太太的小名﹐太太卻只慌慌張張地四顧着﹐茫然無助地落了一地的眼淚。她凌亂的腳步﹐踩踏出一股陳舊的泥土味。

 老爸臨終前交給他這幅畫﹐告訴他﹐月圓的時候﹐掛在正對着古床的牆上﹐躺在床上﹐便能走進畫裡。老爸沒告訴他﹐這幅畫一直是老祖宗們用來藏嬌用的。不曉得老爸是忘了﹐還是認為這點不重要。他也忘了問﹐走進畫裡以後﹐能不能回來﹐怎麼回來。

畫上﹐繞著樓臺水榭﹐是一圈高高的圍牆。仔細地看﹐畫的右上方那兒﹐靠近一片樹林的牆上頭牆角兒﹐都有些剝落。再仔細點兒﹐還可以看到一些抓過的痕跡和小小的腳印兒。

【中央副刊1997.11.28】

**尋**

她聽說這間診所心理科的吾醫生從不跟病人照面，總是隔著一簾深色的薄紗問診，她這才放心地打電話約了個時間。

她坐躺進一張米色軟硬適中的長椅裏，兩手交握胸前，簾後便傳來吳醫生緩緩低沉的聲音。

白小姐，我們可以開始了。

吳醫生，我好累！我找得好累。

找什麼呢？

我找一個人。

為什麼要找她？

因為我要報恩還情；報他拔刀相助之恩，還他憐我愛我之情。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宋朝時候的事了。

她彷佛聽見簾後的醫生倒抽了一口氣。

他在一次他親自主持的賑米義舉的時候發現了我，那時，我是石家守了三年寡的二媳婦，做著奴婢的大小粗活，過著沒有尊嚴的日子，甚至於被我那嗜賭欠債的大伯賣到青樓。他到青樓想救，並且憤殺大伯夫婦，吃上官司，他帶我回去見他高堂雙親。我自知出身寒門而且正守寡在身難以匹配，只得萬般無奈地離去。等到他越獄找來時，我已因墜谷傷重，命在旦夕了。他衣不解帶日夜照顧，我在彌留之際

，曾經跟他說來世一定加倍償還他的恩情。

她拿了張面紙擦淚。

除了這些，你還記得什麼？

我還記得我曾經在一間廟裏上香祈求，「不求今生，求來生，不圖富貴，圖平安。」我記得跟他說過，今生已遲，來生當不遲亦無悔。那時，我多麼不願意辜負了他的一番心意，可是形勢比人強，我不能不認命啊，即使他願意拋棄一切攜我浪跡天涯，我怎能讓他因我背上更多的罪名呢？

你找他找了多久？簾後的醫生忽然鼻音很重。

從宋朝一直找到現在，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民國，一朝一朝地找，一代一代地尋

。我走遍了山陰古道，踏遍了青石板路。吳醫生，我找得好苦，好累。

你還記得他的模樣嗎？簾後的醫生鼻音甚重地問。

當然記得。那時，他有一頭長髮，高高地綰在頭頂。他有一張英俊的臉，一副威嚴而且雍容的氣度。他雖然瘸了一隻腿，他身邊的人還是非常敬重他。我當然更無法忘記他的萬丈豪情。我永遠都忘不了。

那時候，他叫什麼名字,你還記得嗎？

記得，他叫裴慕文。

過了這一千多年，他也許已經不叫裴慕文了。那時候你叫什麼名字呢？

那時，石家的人叫我石玉奴。

簾後傳來鋼筆掉地的聲音。

如果你再看到他，你還會認得他嗎？

會的。我相信當我我們重逢時，我會認得他，他也會認得我的。

人海茫茫，你還要繼續找下去？簾後的聲音彷佛有點抖顫。

會的，雖然我已經找得好累了。

她覺得簾後的聲音越來越像曾經在那兒聽過。

這時，秘書輕輕敲了下門走了進來。她跟著秘書走出房門的時候，回轉身，深深地看了垂簾一眼。她決定再約個時間。

那天，他在傾盆大雨中開車，趕著去找他找了好幾朝好幾代的她，車子在公路上打了滑，掉到路旁的山谷裏。出事的那霎那，他大聲喊的不就是石玉奴？

●

編劇導演製作人為了是否讓這對苦命的鴛鴦相認，正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經理拿了最新的收視率邁了過來。

【聯合副刊1995.4.10】

【世界副刊1995.4.29】

**天窗**

 他在長桌上把新屋的藍圖平平攤開，她彎腰細心地看，伸出肉嫩的手，指著臥室的位置，希望在上頭開個天窗。她抬起笑臉擺出最迷人的角度，等他誇讚同意。他望著窗外對街的辦公大樓，心不在焉地連點了好幾個頭說，好啊，好啊。她失望地低下頭，藍圖上縱橫交錯的線條忽地模糊了起來。她努力地睜著眼，還是讓兩顆淚珠啪嗒地掉在藍圖上。她忙用手中一直握著的手絹不經意般地吸起淚水。

 搬進山頂上的新屋，夜裏躺在臥房的床上，她睜著雙眼，耐心地等著星星掛到天窗上頭的天空來，總是等著等著便睡著了。張開眼的時候，天窗外的天空早就亮了，也看不到一顆星星。她便從早耐心地等，等著天黑。白日裏，她偶爾也往床上靠靠，天窗外，有時雲飄過，有時雨打下，有時就一小片灰濛濛的天，都叫她心煩

。

 他有時來，有時不來。來的時候，總嫌臥房太吵，睡到隔了 條走道的臥房裏去。她便一個人睜著眼，一邊等天窗外的星星，一邊聽著走道那邊傳來他已睡的呼吸聲。她直挺挺地躺著，一聲大氣也不敢出，就怕吵到他，下回不知道又要隔多久才見到他。她睡得辛苦，也總是錯過了那晚的星星。

 怕是屋子的位置不對，她到山下的圖書館裏，影印了一張星星的方位圖。回到山上，就著圖找著星星可能出現的方向。方位沒錯，應該看得到星星的。吃完晚飯

，她煮了壺濃茶，對著山下的萬丈紅塵、電視上的悲歡離合獨啜，然後靜靜地躺在床上，睜著眼等天窗外的星星。

一顆、兩顆、三顆‧‧‧她興奮地數著。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她輕輕地哼唱著。唱累了，不唱了，萬籟俱寂中，她彷佛聽到滿天星子們正戲謔地敲著天窗的聲音，叮叮咚、咚咚叮、叮叮咚、咚咚叮。她忽地直直坐起，愧疚地擁著被子，怎麼忘了他一向睡不沉？一點兒聲音，便睡不著的。

 她伸出手拿起床邊的電話，卻一時想不起他會在那兒過夜。明天，明天她就找人在天窗上加個可以遙控的蓋子。他來的時候，她便按鈕把天窗蓋住，他走了以後再挪開。

 她試了幾次，蓋子開開關關，臥房便變把戲般地亮著暗著。她快樂得像個小孩般地手舞足蹈起來。實在忍不住了，她破例違反他們之間的約定，打了電話到他的公司去，秘書說他出國去了。她急著追問，是公差還是私事、什麼時候回來？公差私事都有，大概不會再回來了，她還想問他有沒有什麼交代，秘書已經沒好氣地掛斷電話。他還是決定去太太、孩子那邊，接管那邊一直由太太照顧的產業了。她兩手無力地垂著，電話筒兀自嗡嗡嗡地響著。

 隔著走道的臥房裏，空空洞洞地。牆壁上一幅他找了畫家油畫的她，正巧笑倩兮地瞅著床跟折疊得隨時可以打包離去的被褥。她拍拍被子上彷佛已積了一層的灰

，拿起他睡過的枕頭，拉直枕頭套時，從裏頭滾出來兩隻軟耳塞。她撿起耳塞，輕輕地揉著捏著，長長地吁了口氣。回到自己的房裏，躺在床上，按了床頭的遙控，挪開天窗上的蓋子。午後的急雨正敲打著天窗，把積了塵垢的玻璃塗成一幅紊亂的圖畫。她忽然記不起他的模樣來了。

 夜裏，天窗像座古井，星子們躡著腳來汲水的時候，又都聽到井底裏傳來呼嚕呼嚕可怕的聲音，都嚇得紛紛丟了水桶，到處亂竄。

【聯合副刊1996.7.11】

【世界副刊1996.7.22】

**落地窗之必要**

 最近這一陣子裏，妻像脫胎換骨似地，從裏到外洋溢著前所未有的喜氣歡樂，即使當初談戀愛、自己辦喜事、買下這棟公寓房子，也沒這麼興奮、幸福過，我，也很快樂。

 回家換衣服的時候，妻還沒回來，走進臥房，我小心翼翼地繞過妻從巴黎買回來的一張鑲金繡銀的躺椅、小矮几。小几上留了張樣式很仕女的便條，剛開始的幾行都寫得娟秀整齊，她大概還很有耐心地坐在躺椅裏寫的；從中間到最後的幾行就越來越潦草浮躁了。我算過，她能很優雅地斜躺在這尊貴的躺椅裏，大概不會超過五分鐘。

 如果臥房有片落地窗，可以看到樓外的風景的話，她一定更能好好地享受這張躺椅。妻說這句話的時候，眉目之間可沒有一絲兒埋怨的意思，倒像有些竊竊私喜的味道。

 妻買這張躺椅的同時，我也買了臥房裏這張充滿了歐洲羅曼蒂克情調的大床。只是，我記不得是我先買床了？還是她先買躺椅了？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跟我們一塊兒去的芳鄰，一見到這張床便鐘情地撫摸著床頭板精細的雕刻。那時候，妻正優優雅雅地斜躺在這張躺椅裏，接受那個法國男店員垂涎的阿諛奉承。當然，我更記得芳鄰那朵會意滿足的微笑，當我二話不說刷卡買下這張床的時候。

 婚事籌劃的種種細節填滿了便條，今天最後的兩項是拍婚照跟印喜帖。

 走出大樓臨上車的時候，我抬頭看了一眼芳鄰臥房那片沒有窗簾的落地窗。妻看過那一大片毫無遮攔的窗，也埋怨過當初買房子的時候怎麼沒先看中了。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吧，妻便忙著幫芳鄰介紹對象，最近終於讓她撮合了這一段姻緣。

 妻早就計劃好了，要趕在芳鄰出嫁之前買下隔壁的公寓房子，她好把那張躺椅搬過去，放在落地窗旁，從此好好地躺在那兒欣賞全城最美的風景。過不了多久，妻就真的要如願以償了。我會很大方很體貼地讓她把躺椅搬過去，還有那隻小矮几

。臥房裏我跟妻結婚時買的土產梳妝臺，也得搬過去，因為，芳鄰一直覺得跟巴黎買回來的床不搭配。

 婚照沙龍裏應該有一張可以讓妻昏倒的躺椅，當我穿上新郎的燕尾服而不是伴郎的禮服拍照的時候。

【世界副刊1997.6.17】

**是妳嗎？**

 關了燈，他面對床頭櫃上的鬧鐘和電話，屏息以待地側躺著。脈搏從枕著頭頂右手腕，加了擴音器似地，在他耳邊不安地急急跳動起來。鬧鐘上三隻長長短短匕首一般的針，在銳利的刀口，亮著青綠色詭詭譎譎的光芒，進行一項陰謀般地切割著黑夜。

 他用力睜開已經重重垂著的眼皮，專心地盯著秒針和鬧鐘旁邊的電話。接近半夜零時零分零秒時，他撐起上半身，伸出左手懸在黑色的老式電話上頭，彷佛可以感受到一般電話鈴聲就要響起時電流的律動似的。

 叮鈴、叮鈴、叮鈴…….…

 電話在寂靜的夜裏尖銳地響起，震開了他長長伸出的手，也一下子把他嚇醒了

。

 他一把抓起話筒，也一骨碌地坐直了起來。老舊的彈簧床，咭咭咕咕地響著。

 聽筒裏，又跟前幾次一樣，除了自己急促的呼吸聲以外，聽不見任何聲音。他一動也不動地坐著，將聽筒緊緊地貼在耳朵上，他不信對方可以永遠不洩露一點兒痕跡。

 鬧鐘上最長的那根針，對著他挑釁般地舞完兩圈，對方便掛了電話，留下嗡嗡嗡嘲弄的聲音。

 放回電話，他嗒然若失地躺回床去。到底是誰呢？過去交往的女孩子裏，沒有一個知道他落魄避到這個窮鄉僻壤來，也沒有一個知道他現在這個精心挑選來希望能幫助他改運的電話號碼。

 他兩手枕在頭下，望著看不清楚的天花板。他交過和正在交往的女孩子，每一個都很特別，會是哪一個呢？該不會是那個鬼靈精吧！說不定就是她？好幾次玩六合彩，彩票上簽的幾組號碼，不就曾經被她一一猜出是那些重要日子的組合嗎？隔了這麼一段日子了，她還這麼想我？還猜得到這個號碼，用這種方式來吸引他注意

！他得意地暗自笑起來。只是，他再怎麼努力地想，也想不起她的模樣，記不起她的味道來了。

 腳步聲在房外響起，他連忙背向房門躺好，拉上被子闔上眼。新近認識的女孩

，上完夜班，帶著殘敗的香水味，躡手躡腳地走進房門，繞過床尾來到床邊，彎下身子，看他睡了，又躡手躡腳地回到床靠門這一邊。解下手錶，擺在鬧鐘旁，輕手輕腳地拉開被子上床。

 彈簧床又咭咭咕咕地響起。他偷偷地睜開眼，皺著眉頭思索那個鬼靈精的長相

，還輕輕地嗅著，想在記憶中尋回那人的體香。

 她用那條這幾個晚上都帶著的手帕，蓋在咬著下唇的嘴上，掩住笑聲。就像這幾晚她在巷口的電話亭按時打電話給他，用手帕密密實實地蓋住話筒一樣。

 床頭櫃上的鬧鐘和手錶，秒針正雙雙整齊劃一地繞著……

【世界副刊1998.1.25】

**斷炊**

 巷子兩旁密不透風的公寓，讓薄暮添上一層更深的曖昧。

樓梯間裏，燈泡赤裸裸地亮著，她提了一袋子沉甸甸的東西，慢慢地踩著自己忽長忽短的影子上樓，不時停下來休息喘口氣。

到了頂樓，心跳加了擴音器似地，急急躁躁拍打著屋門。進了屋子，她在門邊歇了好一會兒，看著她打開門掀起的塵埃，在流瀉進來的光影中，無聲無息地飄動著，慢慢地落回地毯裏。他那個愛洗塵的女人，大概真的很久沒來了。他一動也不動地陷在牆邊的長沙發裏。這陣子，她來的時候，總見他把自己躺成一幅塵封不動的靜畫。

她提著袋子往廚房走去的時候，覺得他好像張開了一下眼又閉上；他已經不會殷勤地忙站起身來幫她提東西了。把袋子放在檯邊的地板上，扭開電爐，她微傾上身，專注地等著爐子一圈圈紅紅地熱起來。等了許久，爐子仍然陰陰地冷著。她伸出手，手掌平平地放在電爐上頭，希望或許能激起一些電脈的跳動，卻也只摸到自己傳給電圈的溫熱。

他還是沒找人來修理電爐。自從那回她連燒了兩次同樣的菜以後，電爐便再也熱不起來了。也都個把月的事了。

拉開冰箱，裏頭的燈把她在瓷磚地板上的投影成一隻沒有曲線的龐然巨物；一股森冷、幾縷淡得幾乎不存在的味道，掠過她的影子，幽幽地飄蕩到屋裏其他地方去了。

冰箱裏空無一物，好像他才剛搬過來，或者，就要搬走了。前天我帶來放在冰箱裏的東西都到那裏去了？她為自己稍微提高的聲音嚇了一跳。客廳裏，他好像說了什麼，也好像什麼都沒說。她嘆了口氣，像每次來一樣，把袋子裏的東西，一一放進冰箱裏固定的位置。

這會兒，他大概真是餓了，連站起來走到廚房，從後頭保住她的力氣都沒有了

。她把空袋子裏的空氣擠了出來，壓了平，仔細地捲成一個圓筒，挾在腋窩裏，走出她每次來煮好飯一定洗刷得光光亮亮的廚房。

我得回去了，別忘了找人來修理電爐，我後天再來。她頓了一下，明天，你還是照約定回你老婆那兒吃飯？她說得平穩自然，不再像初開始時那樣充滿敵意和醋意了。他低低地唔了一聲。她俯身在他唇上輕輕啄了一下。他雖然緊閉著嘴，不願洩露一點消息，她卻仍然聞到一絲酒菜的香味。她凝視著一直不曾張開眼的他，沒有了那醉人的眼神，他忽然顯得格外的陌生。

走到巷口，回轉身，兩旁已經亮起燈光的公寓大樓上頭，她看不到一絲冉冉上升的炊煙。

她也好久沒看到他讓燈光鑲在窗上揮手的影子了。

【中央副刊1997.7.1】

**蛇**

 綠色網球場的四周，圍了圈兩丈多高墨綠色的鐵絲網圍牆，陽光斜斜照著，整個球場便像是一座蓊蓊鬱鬱的叢林。一陣風吹過，林子裏便傳來急促的喘息聲和錯落不齊的腳步聲。著了短衣短裙的她才無聲無息悄悄地出現在叢林邊緣原先的喘息聲腳步聲便都不約而同地停了下來。

她從扁長的袋子裏，取出一隻黑邊綠網的球拍，兩手各抓住球拍的一端，將球拍轉到身後邊，做起暖身運動，凸出一對像要從無領無袖的運動上衣掙脫出似的乳房。放下球拍，她兩腳一前一後，上身微傾，兩手推著圍牆，拉起腿筋。裸露的雙手雙腿，在墨綠色的圍牆上，運作出迷人的曲線。

她挨著圍牆，兩手按在地面上，往後伸出一雙修長白皙的腿，韻律有致地做著伏地挺身。穿過鐵絲網的陽光，便在她身上畫了蠕動著誘惑的圖騰，她微張嘴嬌喘著。

她選中了三個正進行雙打的球場中的一個，拿了球拍站在一旁等著，不時活動著腳踝，還在原地不停地上下蹦跳著。場中的球賽很快地提前結束，每個人都爭著空出位置讓她上場。另外兩個正雙打的球場也停了下來，也都嚷著要下場休息讓他打。她掛微笑，好整以暇地看著十二張打球打得汗涔涔正掙得面紅耳赤的臉，等著一個其實早已成慣例的決案。她輪流上三個球場打球。

揮動球拍的手，彈跳穿梭的腿，在陽光密密的投影中，化作千絲萬縷的蠱惑，令人迷亂不已。每一個接球的姿勢，都在炫耀著炙人的青春，每一聲嬌呼，都鑽進場上皓首老翁自認仍然年輕勇健的心裏。

不多久，除了還陪著她打球的三個，其他場地的都草草結束比賽，紛紛搬了折疊式的涼椅，擠到她這邊的球場來，一屁股跌進椅裏，一邊擦汗，一邊目不轉睛地看她打球，為她吶喊助陣。還各自懷了相同的令自己興奮不已的念頭。

自從她在這兒出現以後，每星期，一到這一天，他們就快樂得像要出去玩的幼童；用不著老伴三催四請，都早早起了床，把自己打理得異常清爽；都在已經鬆弛多年的臉頰上多拍了好幾巴掌打刮鬍水，在已疏的頭上費盡心思地安排髮型，穿上色彩最引人注目的運動衣褲，登了最酷的網球鞋襪，出門打球。

她知道身後邊隻隻藍色、綠色、灰色，忽然都變得不老花的眼睛，像吃冰淇淋般，正貪婪地舔食著她。她腰彎得更低，腿彈跳得更輕快，手揮舞得更美妙。她彷佛還聽見一聲心滿意足的長吁聲。她高高躍起接球時，臉上閃過一道陰陰的而且非常得意的笑。

三輛豪華轎車，匆匆開進球場外的停車場。十二個穿了色彩繽紛長袖運動衣褲的老婦人，高舉著球拍，興致勃勃地走進球場。一路用球拍敲打著圍牆上綠色的鐵絲網，走到跌坐在涼椅裏都忽然變得疲憊不堪的老翁跟前，抖顫顫地宣佈，她們從今天開始都要陪老伴打球。

她在那一陣嘈雜聲中，無聲無息地挨著圍牆離去。

功虧一簣。她的臉上扭曲著忿恨。在冬天來臨之前，她得趕快找到另一座只有退休老人打球的球場……她的簽證將在年底失效。

【聯合副刊1996.3.28】

【世界副刊1996.4.22】

**遊行**

遊行的隊伍，一條條一字拉開的紅布橫幅上，寫著不同團體的名稱，隨後跟著的標語，也呼喊著不相同的理念。

一月大寒天裏，他跟著左近幾州來的鄉親，在異國首府的街道上，高舉著標語牌子，聲嘶力竭地喊著故鄉的名字、故鄉應有的地位。冰凍的空氣裏，他們喊話吐出的氣，都化成一條條變形的遊龍。

隊伍彎上人行道後邊的公園，都面向對街廣場正在進行的歡迎儀式，拉開一條條橫幅，壁壘分明地據守陣地。電視攝影機、照相機也偶爾轉過來，摘記歷史性實況的另一鏡頭。大陸來的要人，正鄉音濃濃地談著兩國新建的邦交。

他脫掉右手的厚手套，拉拉臉上戴得很不習慣很不舒服的滑雪面罩，摸到鼻下嘴下因呼氣喊話冰濕的毛線、濕毛線下面的鬍髭。後面的鄉親傳過來一杯熱茶，舉杯待喝的時候，右邊的隊伍裏，斷斷續續的口號聲中，一陣低低沉沉持續不斷的喃喃，從那遙遠、幾乎失憶的年歲裏，幽幽地傳來。轉過頭去，那人，果然是大學同寢室四年的，阿明。

那些年，阿明常常定期外宿，剛開始都推說是去一個親戚家打牙祭，後來忍不住了，才神秘兮兮地在他耳邊悄悄地說，是去某個山上集會了。每次從山上回來以後，阿明臉上的青春痘便興奮得發著快流出血來的亮光，撐著一肚子不能說的東西

，脹得白天裏不能專心上課，夜裏也睡不著覺。實在憋不住了，晚上熄燈以後，便從上鋪掛著的蚊帳裏探出頭來，對他吐出一串串關於時局的種種評論，激動得口沫橫飛，噴灑在他遮著頭臉的床單上。然後，睏極了，吩咐他緊守秘密，不能告訴別人，便如釋重負般沉沉睡去。聽著阿明時快時慢的鼾聲，他常常睡不著，起身坐到窗邊，望著山腳下猶仍閃爍的燈光，擔憂起阿明的安全。

畢業當兵出國以後，他們各奔東西。輾轉傳來有關阿明的消息，知道他明目張膽地宣揚當初冒著危險得來的理念，開著一輛破車，一個大學城一個大學城地去連串，一心一意地為一個偉大祖國光輝的未來奔走，幾乎忘了出國來念書這件事。後來，系裏停了他的獎學金，學校裏臺灣來的教授，要到有關單位告發他不當的傾向跟活動，吊銷他的護照。臺灣的家裏，老父兄長頻頻被約去談話；家書裏便盡是家人要他迷途知返的勸戒。阿明的父親過世以後，有關阿明的傳聞，便越來越少了。

對街的歡迎儀式結束了，衣冠楚楚的迎接人士四處散去。公園裏的各個隊伍，也開始解散。帶頭的，捲起紅布橫幅，後頭的，手痠得連忙把高舉的標語牌子放下來，或者乾脆扛在肩上，都不停地跺著已被凍僵的腳，準備走回出發點的集合處，把標語交還給負責人。

他喝下已經變冷的茶，準備走過去跟阿明打招呼的時候，右邊隊伍的領隊，從牛皮紙袋裏取出一疊鈔票，開始一張張地發。阿明忙脫了手套，接過錢，小心翼翼地放進口袋裏，戴上手套，扛著標語牌子，無精打采地跟著他的夥伴離去。

破舊的毛線帽下，阿明凍得發紫的臉上，已經沒有昔日那些發亮的青春痘，只有已經火熄了的坑坑窪窪。

啊……他張著嘴，竟然叫不出阿明的名字。一股冰涼直鑽進肺腑，凍得眼淚一直不停地滾落在滑雪面罩下的臉上。

【聯合副刊1997.4.19】

【世界副刊1997.4.29】

**躲**

 教室外，走廊兩邊，各自站了一排比人還高的灰色鐵皮櫥櫃，手把邊都掛了個對號鎖。再過去，沒門的橡木衣櫃裏，掛著幾支孤零零的衣架，一件一直沒人穿走到及地黑色長大衣。

 下了課，有些小朋友去上課外活動的民族舞蹈、功夫課，都在走廊另一頭的教室。他跟阿文來到衣帽櫃，剪刀石頭布地划拳。阿文，剪刀，他，布，他先做鬼。

 他站進沒門的衣帽櫃，雙手交叉靠在櫃壁上，把臉埋進交叉的手中。一、二、三、四、五……他邊數邊在吵雜的聲浪中，分辨阿文的腳步聲。他聽見阿文拉動對號鎖的聲音，哐噹哐噹地沿著鐵皮櫥櫃一路傳過來。上課之前，他已經試過每一個對號鎖，沒一個能開。阿文不能像前幾次一樣躲進任何一個櫥櫃裏，害他找不到只有放牛吃草。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躲好沒躲好，我都要來抓了！他一路沿著鐵皮櫥櫃走過去，還是不放心地將耳朵貼上冷冷冰冰的鐵皮櫥門，想聽聽裏頭是否有阿文既緊張又刺激的呼吸聲，並且拉一拉對號鎖。兩邊櫥櫃都沒有。他打開教室對面的男生廁所，一間一間找。沒有。附近的教室，也沒有。他來到功夫班的教室，一眼看到手上既沒大刀也沒雙截棍，正在胡亂比畫的阿文。

 輪到他躲了。他故意把腳步聲弄得像越走越遠的樣子，然後，無聲無息地躲進他早就看中的地方。這時，阿文才數到十五。

 「我要來抓你了！」阿文數完，大聲地宣佈。

 他聽見阿文跟他一樣不死心地拉動著鐵皮櫥櫃上的對號鎖，拉開男生廁所的門

，不一會兒又走了出來，還問了正好路過的女生，他有沒有躲在女生廁所裏。呸！呸！他怎麼會呢？阿文的腳步聲漸漸遠得聽不見了，大概是去功夫班或者民族舞蹈班那兒了。他好得意，這回阿文鐵找不到他了，他等著阿文扯著喉嚨大叫------放牛吃草。

 他等了好久。

 他聽到走廊上一下子熱鬧起來的聲音，小孩子跟大人都在忙著說下個星期見。他豎起耳朵想聽阿文常常說的------你有沒有看到阿彬。沒有。阿文大概還不死心，正像隻無頭蒼蠅地亂撞亂闖吧！

 漸漸，大人小孩離去的聲音，越來越少，越來越小，整個走廊整棟大樓彷佛已退盡的灘頭，他只能聽到自己越來越緊張越來越害怕的心跳聲。難道阿文就站在他藏身之處，等著他憋不住自己出來現身送死？不成，不成。他還要等下去，等阿文放棄地大叫放牛吃草。

 難道阿文已經回家了？今天輪到阿文的爸爸來載他們一起回家啊！沒看到他，他們應該會四處找他，不可能不管他便先走的。

 他又等了好久，憋著快忍不住的尿意。

 「阿彬，阿彬……」「爸，下一次不可以又把阿彬忘了……」「放牛吃草…」

 他聽到阿文跟阿文他爸爸去而復返焦慮的叫聲，全身的緊張頓時鬆懈了下來，熱熱的液體順著腿流到襪子鞋子裏。他推開藏身的及地長大衣，走出來，有氣無力地對一臉惶恐的阿文說：

 我贏了！

【聯合副刊1994.2.22】

【世界副刊1994.3.8】

**跑**

他站在內線的起跑點上，左手緊緊握著紅色的接力棒。其他五個小朋友分別站在他右手邊的幾條跑道上，都握著不同顏色的接力棒。媽媽站在跑道內測的草地上，手裏提著一只裝滿各種急需用品的手提包，正一邊拉拉他印有校徽的運動衫褲，一邊重複地叮嚀，要用力地跑，在自己的跑道內跑，不要跑到別人的跑道上去了。媽媽又彎下腰去，扯扯出門前才幫他綁好打了雙結的鞋帶，就怕跑起來鞋帶鬆了絆腳跌倒。

跑到第二棒那裏的時候，要記得把棒子交給小明，媽媽指指跑道彎處的一堆人說

。棒子交出去以後，要記得趕快離開跑道，不要被別人撞倒了。還記得怎麼把棒子交出去吧？他點點頭。把棒子前端穩穩當當地放到小明的左手裏，小明握住了，你才能鬆手。就像上星期六練習的那樣，要記得哦。他又點了點頭。媽媽摸摸他早上才用髮膠梳理得一絲不茍的頭。媽媽的手有點發抖，就像每次參加各種比賽之前一樣。他的心也跟著怦怦地跳得好快。

各就各位，預----- 備。他中規中矩地微傾上身，左腳在前右腳在後，右手握拳，左手緊緊握住接力棒。「怦！」他箭也般地往前衝了出去。

加油，加油。跑道兩邊的草地上，家長、同學、觀眾不停地叫著。看臺上還有助陣的鑼鼓，咚咚咚，鏘鏘鏘………

你跑得好快，繼續加油，就快到了。媽媽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媽媽的裙角也亦步亦趨地在跑道外地草地上不停地往前擺動著。

他踏出一步，磚紅色的跑道才向後退去幾寸，前頭的跑道又撲了過來。兩腳交迭不斷地往前踩去，把兩條腿跑成了不停滾動的輪子。輪子越滾越快，他的上身漸漸往後傾、漸漸縮小、成了輪子的一部分。他是一隻滾動得特別快，而且快得只剩下一團模模糊糊的影子。

輪子在上下起伏的山丘上忽高忽低滾去，越滾越快也越得意。越過了異色的草原

，穿過五顏六色正在吃草的牛群，惹來一隻隻瞪得銅鈴般大的眼、一陣陣詫異的哞叫聲。輪子在奔馳如電的馬匹中鑽進鑽出，四周盡是雷動般的蹄聲。輪子在草原上畫出一道彎彎曲曲的虛線。

山丘盡處忽地排起一座蠕動不安的牆，都伸出長長的鉤子等他。後邊，成千成萬的牛馬，驚天動地地追趕上來。輪子轉呀轉呀滾地，拋出一圈圈珠也似的汗水。

他閉上眼，往那座牆衝了過去。

趕快把棒子交給小明，趕快。有人大聲喊著。

眼前的牆突然動了起來，長長伸出的鉤子，尾端變成了爪子，一把抓住他的輪軸

，扭頭就跑。少了一隻軸，輪子雖然慢了下來，卻仍繼續往前滾去。

好了，好了，你已經跑完你這一棒交給小明了，可以退出來了。媽媽在後頭追喊著。

觀眾笑成一團：六、七歲的小孩跑接力，實在太可愛了，亂搶跑道，還能交對棒子；跑完自己那一棒了，還捨不得退下來………

咚咚咚咚………

鏘鏘鏘鏘………

【世界副刊1995.11.16】

**滌**

 生產完從醫院回來，連著幾個夜裏，她起來喂奶的時候，老是聽到屋後的小湖傳來咕嘟咕嘟的聲音。側耳細細聽了，越聽越像是大娃兒的叫聲。咕嘟咕嘟。

 奶水一直流得不順，小嬰兒用力吸，吸得滿臉通紅，咽咽唔唔，累得睡著了。她慢慢地拔出奶頭，輕手輕腳地把嬰兒放回小床裏，看了一眼孩子皺著眉頭的委屈樣子，滿懷歉意地拖著疲憊的身子想回房去睡，才走到門口，孩子又大聲地嚎哭起來。 她搶回床邊，一把抱起，才掏出奶頭往小嘴裏塞，門那邊已走進來睡在隔壁房裏的婆婆了。

 怎麼回事？寶貝孫兒怎麼老哭過不停？他是餓了？濕了？痛了？婆婆走近了，抹一把惺忪的睡眼，伸出手用力扯拉她滑下肩膀的睡衣，粗魯地遮住敞露的胸口，弄痛了她腫脹的乳房。她倒抽一口冷氣，忍著痛地說，對不起，吵醒媽了。

 吵醒我，沒打緊，吵醒他爹我兒子，耽誤了他睡覺，明兒早，你叫他怎麼起床開車上班應付洋老闆同事去？婆婆寒著臉咬著牙說。瞧了眼她生產後更見豐滿的胸口，又死勁地扯拉她睡衣的領口。帶孩子了，你就非得穿這種小得不像話的睡衣嗎

？趕明兒去給我買件大一點的。孩子如果夜裏還哭，你就在這兒陪他，甭回房去睡了，你也懂得避一避吧。

 她看著婆婆一顫一顫地走出房門，低頭看，懷裏的嬰兒又睡著了。她輕輕地抽出奶頭，挪開剛被婆婆拉攏的領口，換一邊繼續餵。

 那咕嘟咕嘟的聲音，又一波一波地傳來。她屏息靜聽了一會兒，確定了真是大娃兒。怕嬰兒一放回床又哭叫起來吵到婆婆跟丈夫，她拿來條毯子把孩子裹住包好

，抱著躡手躡腳地下樓，打開後門，朝湖邊走去。咕嘟咕嘟的聲音愈來愈近也愈來愈清楚。

 大娃兒，大娃兒，媽媽來了，媽帶了小弟弟來看你了。別哭了，別喊了，媽心疼哪，大娃兒。你瞧，弟弟是不是長得很俊呢？長大了肯定是個美男子。媽媽來了，弟弟也來了，你怎麼還咕嘟咕嘟地叫呢？你餓了嗎？來，媽媽餵你。瞧，你真是餓了，吸得多帶勁啊。媽得回屋裏去了。你怎麼又咕嘟咕嘟叫起來了呢？你要媽留下來陪你嗎？不要？你只要弟弟留下來跟你作伴？弟弟很愛哭，你哄得了他嗎？真的？那，媽媽就把弟弟房在這兒了，過一會兒再來抱他。你真的只要弟弟陪？你會唱歌給弟弟聽吧，就媽媽唱給你聽過的那條？唱小聲一點，別吵醒爸爸跟奶奶了

。對，就是這樣唱，大娃兒唱得真好聽。

 她如釋重擔地走回屋裏，兩腳冰冷地躺回被窩。丈夫咕嚕兩聲，好似問她孩子睡啦。她回了句，陪大娃兒去了。說完，彷佛聽到丈夫說，好，那你快睡吧。說著

，他伸過來一隻手臂，沉沉地橫在她胸上。

 她睡得正香甜，有人猛搖她的肩，氣急敗壞地問她，你把我的寶貝孫藏到哪裏去了？她回了句，在湖邊陪大娃兒，便又掉回去睡了。你這個女人在胡說些什麼啊

？大娃兒？大娃兒才落地，就給沉到屋後邊的池塘裏去了，那是還在老家的事！你這個女人，你瘋啦？

 救護車呼嘯地載走小嬰兒。她戴著手銬坐在警車裏時，側身再細聽，不再聽到咕嘟咕嘟的喊聲，只彷佛聽到咯咯咯咯的笑聲。此起彼落。

 奶水濕透了睡衣，在罩袍上滲出一幅畫。

【世界副刊1996.8.21】

**明月**

 吃過晚飯，他們安排的牧師、神父跟道士，相繼而來，為她祈求悔過與心安。她坐在床沿，裝著很專心地聽著，彷佛要在他們推銷的往生中，認真地選擇一條她喜歡、別人也能接受的道路。他們退出時，兩眼都充滿了憐憫。

 月光從加了鐵條的玻璃窗照進來，在床前的地上畫了幾個細細碎碎的格子。她不知道他們是否會在現在這種時刻，批准她最後的請求。自從訂妥日子搬到這個特別的房間以來，入夜以後，周遭便顯得異常的安靜。每一個倒數記時，難道都是這麼寧靜？

 走道上傳來一陣腳步聲、鑰匙相撞的聲音，一個月前新派來的獄卒，打開房門走進來，解開她的腳鐐手銬，往門外一指。他們臨時改變心意，要提前了嗎？她以為，這個月來，自己已能看穿生死了，這當兒，從床沿站起來，兩腿卻突然發軟站不直了。就派一名新手來帶她去執刑室嗎？跟他們前些日解說的程序大不一樣。她猶豫地看著獄卒，除去腳鐐的腿，居然邁不出一步路。獄卒又往門口指了指，她這才千辛萬難地舉步向前。

 她們來到走道的盡頭，門上的玻璃，映出她一頭梳得光整的白髮，一張鬆垮黯淡的臉。獄卒打開側門，她跟著走了出去，一腳踏進明月高照的廣場。十五分鐘後

，我再來接妳進去，獄卒在她身後輕輕地說完，轉身走回大樓。

 她抬頭望著明月。他們終於答應了她最後的請求，讓她看到二十五年來沒看見過的皎潔月色。月光下，她熟悉的大樓、四周圍著雙層鐵絲網的廣場、塔樓上荷槍的守衛，比白日更顯得冷酷森嚴。

 她用手抹去臉上止不住的淚水。居然已經二十五年了。她的好友在外頭傾家蕩產地為她奔走呼喊，讓她多活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前，同樣的明月夜，她高舉著利刃，望著倒在血泊中的情婦、楞住一旁的先生，悽悽慘慘地大笑著。她罪不及死

，律師及法庭外的輿論申辯著上訴著。她在獄中，藉著恒久的憤恨不平，舔著心靈深處不肯癒合的傷口。家人朋友來探監，都流淚地說她傻。她拼出來的事業，她點點滴滴積起來的榮華富貴，他拿去揮霍到了一個女人身上，更可笑的是，還成就了他這二十五年來不可一世的事業一個美滿的家庭。

 那日，新來的獄卒從她面前走過的時候，她一鬆手，掉了湯匙。回到牢房裏，想著想著，她哈哈大笑了起來。她懇求好友、其他一直在為她奔走的人們，讓她依法受刑。她已經不再追討值得不值得、公平不公平這個問題了。

 獄卒從側門走來，明月照著她年輕姣好的面孔，脖子上一片黑黑的胎記。一張二十五年前那個情婦的臉，一片相同的胎記。

 這些年一直跟她說法的大師曾經說過，輪迴有好幾種。

【世界副刊1996.9.3】

**轉機**

其一

 他提了一只簡單的旅行皮箱，隨著其他旅客走下扶梯，搭了機場的巴士到轉機室去。異國的夜色把車窗上的人影搖晃成一盞不停往前奔去的跑馬燈，燈上，一張張疲倦的臉。

 跑道因故關閉了兩個多小時，轉機室裏擠滿了旅客。他緊緊抓著旅行箱，一邊留意牆上一直更換不停的各個起飛時刻，一邊在站著或席地而坐的人群中百般艱難地往轉機室裏唯一的服務台挪去。他要轉的那班飛機，大概還要等兩個半小時才能登機，一名地勤人員沙啞地告訴他，跟牆上一片一片鐵片上寫的時刻不一樣。他擠到服務台附件的一扇門，背靠著門柱站著，把旅行箱放到地上，兩隻腳緊緊地挾著

。

 一群群旅客不安也不耐煩地亮了機票，從服務台旁狹小的通道擠出去，地勤人員不停地扯著嗓子呼叫著該搭巴士登機的旅客。

 她幾乎是無聲無息地便出現在他身邊，絲毫沒有其他旅客倉皇失措的神色。除了懷裏抱著的扁扁的袖珍電腦之外，她什麼也沒帶。

 你還是決定回去奔你老爸的喪了。她看了他一眼，皺著眉不解地問。

 你是誰？你這是什麼意思？他嚇了一跳，臉上原有的疲憊與猶豫全給嚇跑了。

 這些年來，你們一直不能原諒對方，誰也不理誰。現在他走了 ，你還要回去站在靈堂外看一眼他的遺像靈柩？她仍然皺著不解的眉問他，根本不理會他一臉的訝異。其實，你現在已經有點想打退堂鼓了，對不對？這座轉機樓，全轉去東南亞

，你如果想像當年一樣掉頭就飛過重洋，得到另一棟樓換飛機。你既然那麼恨他，還回去看他的遺像靈柩做什麼？去確定他真的走了？她敲敲懷裏的電腦。看過了，你又決定怎麼樣？繼承他的產業？你不早就宣佈放棄了嗎？當年你不同意他的經營方式，不齒他壓榨勞工，不屑他與貪官勾結，當然，更無法原諒他背著你媽媽在外頭亂來，而且還讓你碰上。你到底最不能原諒他哪一點呢？或者，他的所作所為你一樣也不能原諒，包括把你生成這個樣子。

 她脹紅了惱怒的臉，想開口罵人，卻發不出 一點聲音。

 你現在這個樣子，老實說，活脫脫就是你老爸的翻版，聽不進一點別人的話。現在，你如果一改初衷決定回去繼承他的事業了，脾氣得改改，還有，別老是那麼瞧不起能力比你差的，要不然你會比你老爸更會壓榨工人，更不會經營。至於那件事，唉，怎麼說呢？

 她把電腦往他懷裏一塞，說了聲幫我看看，在人群中一閃，不見了。輪到他搭巴士上飛機時，他一直沒再見到她，只得提了自己的行李、那女子的袖珍電腦，跟其他旅客擠上服務台旁的通道。上了飛機，把自己的旅行箱塞好，兩手抓著那架電腦正不知如何處置時，一名壯漢兩手提了好幾件行李，硬從他跟前擠過去，把他手上的電腦打翻在他的座位上。他正想開口罵人，彎腰時猛看見袖珍電腦上一整面密密麻麻的中國字，再細看，居然是一篇有關他自己、卻沒交代清楚、而且沒有結尾的故事。

 「那件事，」他怎能忘記為了他特殊的性向，父親滿臉憤怒鄙夷，狠狠地摔了他好幾記耳光！他長長地嘆了口氣，找全了整篇小說的字，輕輕地一按「刪」鈕，電腦上便呈現出一片空白。

其二

 飛機才停妥，隔了一個空位靠窗坐的那人，便早已誇張地甩直了襪子穿上腳、套好鞋子，提起兩件行李擠到她前面，等空中小姐開門放行了。她咬著牙憋著氣地退後兩步，後面旅客的推輪卻又把她往前推了一步。走到門口，知道要走扶梯下飛機，她這才把憋了好久的那口氣吐了出來，貪婪地猛吸了好幾口機艙外濕濕的空氣。

 轉機室裏擠滿了各地飛來已經誤點多時的旅客。她提著行李在人群中左鑽右穿著，惹來詫異的側目相看。

 好不容易地擠到服務台前，把機票放到櫃台上，要求地勤人員幫她重劃一個座位。

 這個位子很好啊。地勤日本腔很濃地說著，很多人要都要不到哩。再說，整個機艙差不多都坐滿了，不容易換。

 她只得湊上前去，在地勤的耳邊嘰嘰咕咕地說了一陣。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地勤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在電腦鍵盤上按了幾個鈕，還偷偷地笑了。

 她拿著劃了新座位的登機證，如釋重擔地吁了口氣，轉身走回人群時，看見先前與她坐同排的那人，正往服務台擠。擠什麼擠，她心裏暗自嘀咕了一聲。想到不用再跟那人同排坐十二個小時到美國，便志得意滿地在人群中穿來穿去，還幾次好奇地回頭看那人到服務台做什麼。那人在櫃台指了又指，跟地勤交頭接耳了好一陣

，地勤忍俊不住差點兒大笑出聲，忙低了頭按電腦鍵盤上的鈕。那人對地勤彎腰又作揖，地勤因彆著不敢笑，脹紅了一張臉。神經！她撇了撇嘴。

 她找到機艙中間排的新位子，左右各有兩個座位，除了 她緊右邊還沒人坐，全都坐滿了。把行李放進上頭的行李箱，她側著身子擠進自己的位子。忙著安頓自己，她沒看見其他三人都受不了地皺起眉頭，左邊的甚至拉開毛毯往臉上蓋。她戴上耳機，雖然找不到好聽的音樂，至少擋掉了起飛前機艙裏的吵嘈，便閉目養神打起盹來。

 恍恍惚惚中，有人來到她這一排，似乎躊躇了一下，叫後頭的旅客給不耐煩地催了好幾聲，才嘆著氣坐進她右邊的空位裏。她挪挪右手，繼續掉進睡鄉。是一些她幾個小時前在另一架飛機上曾經看過聽見聞到覺得惡心的動作，猛把她從迷迷糊糊的睡夢中驚醒。上一班飛機同排隔著一個座位坐的那人，又已脫掉鞋子襪子，正抓著一塊硬塑膠板，在右腳的大腳趾四周猛刮著，「刮刮」有聲。

 她從背後抓出毛毯往自己身上臉上蓋時，發現其他三人都已蓋了一頭一身的毛毯，想來不是只有她才怕那個刮腳趾的聲音和味道了。蓋住了頭，她這才聞到自己身上出門前噴了好幾下讓室友連說受不了像極了殺蟑螂藥味道的香水。她也忽然想起登機前地勤收她的機票時，笑得很曖昧。

其三

 通過X光檢查站，她提了平常上班時用的手提箱，在轉機室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擠出一條路來。想要到吸煙室抽根煙的老闆，正好整以暇地在她後頭跟著，還不時打量擦身而過的女子。老闆最喜歡到遠東來出差。

 長方形的吸煙室座落在兩條甬道中間，四面圍著玻璃，進入轉機室或排隊通過X光檢查的旅客，便繞著吸煙室魚般地游著。老闆坐進一張面對門口的沙發椅，從西裝的內袋裏取出一支小梳子，仔細地熟練地梳了好幾下，把那頭被機場的風吹亂了的褐色頭髮梳得條理分明，瞧瞧前頭玻璃裏映出的影子，滿意地摸了摸頭，這才把梳子放回內袋，點起一根煙來。她早已取出拍紙簿、筆，等著記下老闆的指示。她也已經把含在嘴裏的喉嚨片推到左邊嘴角，準備隨時回答：是的，老闆。她一向就聞不得煙味，一聞就咳。

 老闆吐出一口圓圓的煙，正得意地看著煙在 一片混雜的煙霧中獨具一姿地冉冉上升時，吸煙室外正好走過一位穿著入時的黑髮女子，看到那口正開始變形的煙，嫵媚地朝他笑了一笑。老闆迫不及待地站了起來，跨大步往室外走去。走到門口，猛停住腳，把只抽了幾口的香煙捻熄丟掉，便往外頭追求。她連忙胡亂地把紙筆塞進手提箱裏，邊扣手提箱邊搶著跟了出去，很不是味兒地叫了聲，老闆。老闆轉過身，指指吸煙室不耐煩地拋下一句「在那兒等我」，便往前跟那位穿著入時的女士搭訕起來。

 她站在吸煙室的門口，看著老闆伸手要幫忙提那女士的行李，那女士婉拒了幾次，才萬分感激地把行李交給他。老闆接著一手托著那女士的手肘，不時轉過頭去說著逗趣的話，那女士便一派天真無邪地笑著。他們繞到吸煙室另一邊的甬道，老闆又去排隊準備通過X光檢查站。遠遠地，她看見那女士忽然嬌柔萬分緊緊地靠上老闆，一隻手彷佛在他口袋邊動了動。婊子，她不齒地嘀咕了一聲。老闆受到鼓勵似的，索性緊緊圈住那女士纖細的腰。她太熟悉那隻毛茸茸的手了，到現在，她還記得他第一次攬著她的腰圈住她時，聞到他一身古龍水遮都遮不去的煙味，自己差點兒昏倒。後來，她連加了好幾次薪，也常常跟老闆到大陸出差，順便回家看愛人跟兒子。這一次回去，親自把錢跟資料交給他們，他們可以開始辦理到美國的事了。

 老闆隔著玻璃窗和一片煙霧對她眨眨眼，故意摟緊了正投懷送抱的的女子。她居然有一種被取代的憤怒感覺。她故意不走進吸煙室，在門邊咬著牙張大了眼睛望著他們。那女子彷佛也正得意地對她眨眨眼睛。她氣得掉頭便往登機門走去。走了幾步，不甘心，回過頭來看時，那女的已通過了檢查站，正快步地滑入轉機室擁擠的人群中，一溜煙兒，不見了。再看看後頭的老闆，卻見他被一群忽然緊張起來的警衛不客氣地攔了下來。他們在他西裝口袋裏搜到一支手槍，那女子的的行李裏，裝滿了海洛因。

 她筆直地往登機門走去，遠遠聽到老闆喊她的名字、說粗話罵人的聲音。自己惹來麻煩了，還硬要擺出一副白人永遠高人一等的優越派頭。上了飛機，她逕直走進洗手間裏，打開手提箱，把老闆的護照跟機票撕得碎碎的，丟進抽水馬桶裏，按了下手把，深藍色的水便「忽」地一聲捲走了細條細條的紙張。踏出洗手間時，她忽然發現老闆的眼珠居然跟飛機上馬桶裏的水同樣顏色。

其四

 她坐進胖太太旁邊的位子裏，把小旅行包放在腳邊的地上。背後坐著的那男子綰著長髮的髮圈好像在哪兒看過。

 胖太太揮舞著肉顫顫的手臂，正扯開喉嚨大聲地說起哪一回去阿拉斯加看冰山

，在某一個轉機站差點兒把自己轉掉的事情，還一邊咯咯笑個不停。「幸好老公及時把我喊住，要不然，我早坐了那班要去非洲的飛機回不來，就永遠看不到你們，也不能常常跟你們一起出國去瞎拼瞎拼了。」

 「說不定你還被哪個黑人王娶去當王后哩，我看你連瞎拼都不用瞎拼了，你只要說一聲，黑人王一定派人把東西找了來，讓你躺在龍床上挑選，動都不用動；聽說黑人王就喜歡你這種身材的女人了。」

 旅行團裏一位也穿金戴銀的太太，伸長了手，越過中間坐著一直不說話的他，拍了拍胖太太的腿，為自己的想像力得意地哈哈大笑。其他人也跟著起哄，加油添醋地說些更不堪入耳他們卻以為相當幽默有趣的話。

 「人家李小姐還沒結婚，這種話不好在她面前說，人家會不好意思。」胖太太堆滿笑臉地警告眾人，拍拍她的腿，手指上好幾克拉的大鑽戒，示威似的搖晃出耀眼的光芒。她牽牽嘴角，謝謝胖太太的好意。

「人家李小姐最能幹了，年紀輕輕的，自己有一家貿易公司，常常要出國接洽生意。人家她這次可是出去純度假喔，你們認識的有未婚的，別忘了幫李小姐介紹介紹，人家忙事業忙得都沒時間交男朋友…… 」

她只得再不哈意思地笑笑。眾人便開始七嘴八舌地把她們認識的誰跟誰提出來，好像馬上就要安排相親了。

「你是不是該去洗手間一下了，待會兒上飛機擠來擠去的。」他終於開口說話了。經他這一提醒，眾人紛紛離座，臨走還托他看著她們的行李。他是這支自助旅行團裏唯一的男士。她推說不用去，留了下來，等她們走遠了，這才轉過頭來埋怨委屈地瞅著他。他尷尬地搓了搓手不知如何是好地傻笑著。

「那次你幹麼還叫住她？轉丟了，轉到非洲去，不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嗎？到底還要拖多久呢？你還真會編，居然把我編成了個女強人，常常出國洽商生意！還不都是陪你去的。這次不說好就我們兩個嘛，怎麼一下子變成了婆婆媽媽的自助旅行團了？」

「我也不知道她怎麼忽然決定要跟著來，還約了她那一票朋友。沒關係，到了那兒，她一買起東西就什麼都忘了，我們仍然有的是時間，忍耐一下，乖。」他伸過手來，握了握她的手。

 一直坐在她後頭的那名長髮男子，離座走向服務台。不久，她便聽到有人找她的廣播。她楞了一下，還拿不準該不該去時，胖太太已經從洗手間回來，也聽到了廣播。「李小姐，這不是有人找你嗎？才要去度假了，偏還有人找到轉機室來，做生意也真辛苦了！你快去吧，別耽擱了，行李我幫你看著，別擔心。」她讓胖太太給往前推了去，尖尖的指甲，匕首一般硬硬地插在她後心。

 地勤指指服務台前站著的那名長髮男士，「就是他在找你，李小姐。」她不解地看著那人。「有些東西，你一定想看想聽，我們可以到樓下的咖啡屋好好地談一談。」

 排隊準備搭機場巴士去上飛機的時候，胖太太當著他的面把她留下的小旅行包丟進走道旁的垃圾筒裏。那時，她正在咖啡屋裏看著跟他出國時在旅館裏，在國內幽會的相片。長髮男子從口袋裏取出幾卷袖珍錄音帶，上頭寫了幾次與他出國的日期。她這才想起在哪兒看過那個紫色的髮圈了。

其五

 外婆兩手緊緊抓住她的左手，她輕輕地用右手在外婆多筋多斑的手背上來來回回地摸著，就像每天兩人坐著看電視一樣。外婆說媽媽也有一雙長長的手，不過當然是沒這麼多筋沒這麼多斑囉。外婆笑去笑起來，嘴角邊兒便露出兩個小窩窩來，跟媽媽一樣，她在爸爸媽媽寄回來的相片上看到的。外婆也同意，然後仔細地瞧了瞧她，可獨獨英娃娃沒有。她知道，她長得像爸爸。然後，外婆便摟著她，輕輕地搖著，英娃娃的爸爸媽媽都是頂好頂好的人，有理想，有擔當，可是，……外婆說到這兒總長長地嘆口氣，不肯多說。爸爸媽媽已經好久沒回來了。可是，再轉一班飛機，她便可以看到他們了。

 她依偎在外婆的懷裏，看著轉機室裏牽著小孩走來走去的媽媽旅客，她們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她覺得媽媽才是最漂亮的，雖然相片上沒見她穿那麼好看的衣裳。她知道爸爸媽媽除了要忙工作，還要忙很多其他的事，所以才沒時間打扮打扮。外婆說，他們掙錢給英娃娃買玩具啊！她拉拉一旁坐著一直露出憨笑的熊寶寶，五歲生日的時候，爸爸媽媽寄回來給她的。

 外婆，你真的不跟我去美國了嗎？她在外婆的懷裏扭動了幾下。本來說好婆孫倆一塊兒去的，那天收到一份通知，外婆不可置信地讀了又讀，把那張紙緊緊抱在懷裏，喃喃地說著，老天有眼，謝謝老天，謝謝老天……看到她一臉不解地站在那兒，才想起兩人就要出國的事，整個人跌進椅裏。這可怎麼辦呢？

 外婆打電話給媽媽的時候，一邊說一邊哭又一邊笑，說是他就要出來了，他就要出來了，不能去美國了……不放心英英多一個娃娃坐那麼久的飛機……我還是不能相信他就要回來了，去了那裏，很少有人走著出來，你們都知道的，要不然，你們為什麼要躲得遠遠的，想回來也不敢回來？等過一陣子，等這兒都安頓好了，我再帶英英去……

 外婆一再打聽，確定了一定會有人一路照顧，才肯讓她一人走。兩人搭了飛機來，在轉機室裏等要換的飛機。她雖然很難過要離開這幾年一直帶著她的外婆，但是知道她走了以後，外婆還有人陪，便放心多了。過一會兒，外婆就要搭另一班飛機去接大舅舅回來。她從來不知道她還有個舅舅，外婆決定了行程以後才大略地說了說：大舅舅年輕的時候出了一點事，到別的地方去住，現在，可以回來了。出了什麼事？到了什麼地方？為什麼又可以回來呢？外婆說，等英娃娃長大了，就會知道了，到了美國，婆就放心了，婆連續擔了兩代的心，不想再擔第三代了。她越聽越迷糊，只睜大了眼看著外婆。外婆摸摸她的頭，喃喃地說，有一天，你會懂的，英娃娃，有一天……

 空中小姐笑容可掬地朝她們走來，她想往外婆的懷裏躲，外婆輕輕推了推她，

她只得勇敢地站了起來，一隻手抱起熊寶寶，一隻手緊緊拉著外婆的手。外婆的手

，發抖著。她的，也是。

【世界副刊1996.4.15】

**錯**

其一

 自從方圓一哩內新開了幾間乾洗店以來，她就一直不滿意他這種為了討好顧客，任由顧客決定什麼時候來拿衣服的方式，跟他說了幾遍，他裝著沒聽進去，她也只好店前店後不時地跑，洗衣機跟蒸汽熨板間陀螺似地轉了。那個東方女人送來的衣服，就剩這件領口滾了藍邊的白襯衫了；今天上午才送來，明天上午就要了。他在前頭招呼顧客，往裏頭叫了一聲，她轉個身大聲問他有什麼事，他卻回說沒事了。她嘀咕兩聲，沒事？吼什麼吼？害她記不得已經放了多少乾洗劑。

 正準備把已經洗好的一堆衣服拿去蒸汽熨板那兒，瞧一眼洗衣機裏正在無助地打轉的白襯衫，領口藍色的滾邊居然流血般地掉起顏色來了。她連忙打開洗衣機一把把衣服抓出來，白色襯衫上，前前後後上上下下已經染上了不規則的藍色斑斑了

。該不會應該濕洗，顧客弄錯了吧！她翻開衣領上的標簽，「只能乾洗！」

 說什麼搶生意、顧客至上？要下班了，還得趕著把明天上午要的衣服洗好熨好

；剛才沒事又亂吼；等會兒回家還要趕著弄飯給他吃，他什麼時候才會把立扇修好？她成天像才從水裏撈出來似的，她甩了甩黏搭在頭殼上的頭髮，打開蒸汽熨板，汗嗶嗶剝剝地流了一身。

 東方女子來拿衣服的時候，她翻出已經沒有標簽的衣領，責怪她不該把只能濕洗的衣服拿來乾洗。東方太太皺皺眉頭，一下子想不起來本來也沒有標簽；可是，如果沒有乾洗的標簽，她怎麼會知道這件襯衫應該要乾洗呢？不對啊！

 我可以免費幫你把這些斑點去掉，她大方地說，你拿回去用水洗，東方太太不信地說，衣領上本來有乾洗的標簽啊！她一翻臉，硬把白襯衫塞到東方太太的手中

，不信，你可以回去那間店，仔細看看同樣的襯衫上，到底有沒有乾洗的標簽，如果有，是車衣廠弄錯標簽了，這種衣料根本就不能乾洗，你拿回去退。她老神在在地看著東方太太疑惑不已地離開，心想，你能拿我怎樣？不久，東方太太居然轉回來，手中不但提了那件襯衫，還多了一張時裝店老闆的親筆證明書和名片。

 她睜大了眼不可置信地看著那張證明書；該款式襯衫自出廠以來，尚未因乾洗失誤而退貨，她陰著一張臉，一口咬定標簽根本不對，在電話上跟時裝店的老闆強詞奪理起來，甚至於威脅要把衣服送去化驗證實是廠商弄錯了標簽，化驗的錢，我出一半你出一半，怎麼樣？她一手插腰得理不饒人似地故作大方。

 你拿回去退，她勝利地對東方太太說，她們答應退錢給你；笑話嘛，我洗衣服洗了幾十年了，還不知道怎麼洗衣服嗎？活見鬼了喲！東方太太拎著斑斑點點、聽起來像是很有紀念性的白襯衫沮喪地離開，她點了隻煙，打點火機的手不住地抖著

，她猛地吐出一口煙，踱回後頭的工作區，踢了蒸汽熨板下的垃圾筒一腳。

 垃圾筒裏，躺了一堆「只能乾洗！」的標簽。

其二

 出國前，早她半個小時出生的表姐，一直是她驅都驅不掉的夢魘。從機場打來的一通電話，便一下子擾亂了出國以來這些年難得的安寧。表姐到美國來接洽廠商

，特地安排了她這兒一站，說是硬逼了某一個客戶更改時間才抽出來的空。

 她收下表姐送給先生、孩子的小禮物，領著她看了一圈臨時匆匆忙忙打掃出來的房子，表姐東敲敲西碰碰，你這房子還不錯，在台灣至少值個一千多萬；我那幾棟嘛，小是小了一點，專家設計，裝潢可是一流的，雇了人專門替我打掃，並且憐惜似地拉拉、拍拍她的手。她連忙縮回自己的手；趕著去機場，忘了抹人潤膚液。

 這麼些年，每次回去看姨媽，總想瞧瞧你寄回去的相片，匆匆忙忙的，便給忘了，也不知道你現在的身材，沒法子給你帶件衣服來，表姐偏著頭難以置信地看著她。你，每天就穿這種沒名沒牌的衣服？帶我去你們這兒最好的時裝店，讓我選些衣服幫你打扮打扮。

 她試穿了幾件，表姐都不滿意，不是料子不夠好，樣式不入流，就是剪裁太粗糙。想想看，堂堂一個留美碩士，怎能穿這些不搭調的衣服？表姐邊推弄著一隻隻掛了衣服的衣架，邊撇著嘴說。這件襯衫還馬馬虎虎，表姐翻弄衣領上的標簽，仔細地檢查車工，非要她試穿看看不可。瞧，這不就人模人樣了嗎！表姐轉個身，還想找條裙子搭配，她推說孩子快要放學得去接，便當下決定買了這件衣領滾了藍邊的白襯衫。表姐堅持要送她這件白襯衫，付錢時才發現沒帶皮包。她搶都不用搶地刷卡付了，表姐拍拍她的手，真不好意思，讓你先墊，回你那兒再還你。回到家，表姐當然又像以前一樣，早忘了錢的事了。

 準備洗襯衫的時候，她才發現衣領上的標簽上寫了「只能乾洗」。乾洗店洗出問題來了，卻硬說衣服本來只能濕洗。她回到時裝店查個究竟，來來回回跑了幾趟

，最後，時裝店實在鬥不過洗衣店老闆娘那張嘴，便乾脆讓她退費了。離開乾洗店的時候，她特地跟老闆娘說，這是一件很有紀念性的襯衫，然後，裝著很沮喪地走出乾洗店到時裝店去退。上了車，她把收音機開得大大的，再也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來。

 她怎麼居然還天真地以為，經過這麼多年，自小寄養在她家、睡同一個房間、穿同一條裙子長大的表姐，應該已經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喜歡捉弄她了。表姐高商畢業這麼多年來，從事的就是服裝業。

其三

 外甥女又一頁一頁地看著相簿裏女兒寄回來的相片，欽羨萬分地讚嘆著，表妹真是好福氣，嫁得個如意郎君，一塊兒出國，學業有成了，生了兩個可愛的娃娃，身材還保持得這麼好，跟姨媽一樣會保養；姨媽，您可別是偷偷藏了什麼秘方，只傳給表妹，故意不傳給我，害我一輩子什麼都比表妹差，而且老嫁不出去喔。外甥女撒嬌地不依著，露出頰邊兒兩個大酒窩。女兒出國這些年，外甥女每次來都不停地翻弄相簿。

 女兒、女婿、外甥女三個人一塊兒長大，原以為女婿會娶比女兒漂亮活潑的外甥女，自己便可以了了一樁心願，可以跟早逝的妹妹交代了。結果是事與願違，幸好，外甥女還看得開，沒記恨女兒搶了意中人。這些年搬出去住了，還寄掛著有個姨媽，常常回來看看。姨媽，其實您一直就像個媽一樣地待我，除了您這兒，我哪還有地方回呢？說得淚眼汪汪的。她看過外甥女那幾棟房子，好看是好看，少了些人氣，像是擺在那兒只供人參觀似的。

 說是要去美國接洽生意，想帶些衣服去給表妹，特別來看表妹的相片，好拿準尺寸。瞧她看得那麼專心，像怕一下子忘了女兒的身材似的。她從相簿裏抽出一張女兒最近寄回來的全家福，讓外甥女帶回去。下回跟女兒通電話，得提醒女兒跟表姐寫信時，別忘了附張相片。

 外甥女拿了相片，在相片後頭寫了女兒的電話號碼，興高采烈地離開了。她收拾茶几上的相簿時，才想起應該託外甥女把女兒當年忘了帶走的日記簿帶去。她從抽屜裏找到女兒的日記簿，套上鞋往外追去。氣喘吁吁趕到路邊時，外甥女那輛說是意大利名牌的跑車正吐著一串輕煙，刷地疾馳而去。她張口想叫住外甥女，卻一時記不起叫了二十多年的乳名。老了，真老了。她搖搖頭，轉身回家的時候，瞥見剛才外甥女停車的地方，地面上有一些紙片。

 她彎身撿起，是一些手一些腳一些臉一些衣服的碎相片。她在日記簿上拼合了

，是她剛才拿給外甥女的那張全家福！女兒的臉只剩下半邊，站在一旁的女婿全不見了。她左近失神地找，地面上再也沒有其他的紙片了。這，這又是什麼怎麼一回事呢？她打開日記簿，把碎片挾進去，一眼看到很早以前便被淚水泛開了的舊字跡

：為什麼媽老是認為我搶了表姐的男朋友？為什麼一直看不到……

 一陣喇叭聲嚇得她差點兒鬆掉手中的日記簿。老太太，你是在幫誰佔車位啊？她踽踽往回家的巷子走去，想起女兒出國前燒了好多本日記，卻獨獨留了這一本放在最上頭的抽屜裏。她也忽然想到剛才外甥女在相片後面寫下女兒的電話號碼時，曾經拿起相片前後端詳了幾次，才找到滿意的位置。

其四

 同一天辦兩個女兒的婚事，辦得很倉促。兩個女婿都奉命就要到南洋出征去，老的過逝才做完七七，便趕在百日裏，收拾了東西兩邊的院落當新房，讓他們雙雙完了婚。婚禮那天，二女婿喝得爛醉爛醉的，叫人給抬進洞房。大女婿酒喝得一臉發青，在院子裏呆到過半夜才回去睡。

 大女婿陣亡的消息傳來以後，兩個已經大腹便便的女兒，抱在一起痛哭了好久

。接到而女婿陣亡的通知，大女兒費心費力地安慰二女兒，二女兒冷靜得叫人擔憂心疼。

 兩個女兒同一天分娩，產婆在二女兒那兒那兒接下一個女娃娃，報完喜又趕到大女兒的院落去了。她笑得合不攏嘴地來看她第一個孫女兒，見到二女兒襁褓中的女嬰時，笑臉一下子垮了下來。她驚懼萬分地看著二女兒，想從她臉上看出個究竟

，二女兒卻只顧低著頭，幸福滿足地看著嬰兒地看著嬰兒。她決定親自帶大孫女，不讓下人接近；下頭都嘀咕她偏心偏得過份。月子一坐完，她買了傳票，說是要二女兒去主持在日本那邊的產業。看著二女兒抱了孩子上船，她在港邊直挺挺地站著

，船在遠遠的天邊消失了，她才放下重擔地回家。一回到家，便火速封掉西邊二女兒的院落，並且重金解雇了那兒原先所有的下人。她還三不五時地帶了值錢的到產婆那兒走動。

 她來到大女兒的院落，找出來一些大女婿的照片，當著大女兒的面把照片燒毀

。大女兒輕輕地叫了聲「娘」抗議。她盯著灰燼看，恨不得唾幾口痰。娘，您別懊惱了，我都不在乎，再說，他人也過去了。妹妹，妹妹還好嗎？她的……她們母女去日本了，沒有我允許，她們不准再踏進這個家門一步。大女兒居然還天真地想，兩姐妹的孩子可以一塊兒作伴長大。她搖頭嘆息，這是誰造的孽啊？

 二女兒病重，大女兒趕著去，辦了喪事，帶回來一甕骨灰，也把大孫女抱了回來。我不是交代過你嗎？小孩子找人領養算了，你還抱回來做什麼？娘，妹妹臨終託給我，外甥女還這麼小，很可憐。她跟你懺悔了？大女兒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我不信，她是我一手帶大的，她那些鬼心思，我還不清楚嗎？以後，以後你就會後悔的。

 大女兒常常望著外甥女發呆，就像大女婿出征以來，不時捧著大女婿的相片發呆一樣。

【新生副刊1997.9.11】

**信**

 說是戰爭真的結束了，擔憂多年的村莊，便一下子熱鬧了起來。這一天，呼前喊後地，，都要到火車站去迎接凱旋歸來的戰士了。阿隆的寡母，笑得合不攏嘴，頭上難得插的髮髻，也跟著快樂地顫動起來。

 阿桃那幾個女孩子從家門前經過，都取笑地說，阿隆一回來，很快就會來下聘了。她禁不起家人的催促，換了一身素色，跟著歡天喜地的人群，往火車站走去。越接近車站，她的腳步越慢，最後，遠遠地落在人群的後頭。

 一條長長的黑煙，跟著火車，有遠而近地飄進火車站的上空。火車，空咚空咚地進了站。一張張疲倦、興奮、倖還的臉孔，紛紛從張開的車窗探出來。擁上去的人群，伸出迫不及待的手，高聲叫喚著歸人的名字。

 阿隆果真戰亡了。她看到同村的阿塗，捧了一塊粗糙的靈牌下車，交給阿隆的寡母。寡母抱著靈牌呼天搶地哭了起來，梳得光整的髮髻一下子鬆了開來，髮簪掉到地上。

 阿桃那幾個女孩子，跟在幾個披了紅布條的戰士後頭，難掩喜色缺又不好意思地互相推來推去，看到她，拍了拍她的肩，便又蹦蹦跳跳，人群前人群後地回村裏去了。

 她拾起阿隆寡母的髮簪，這還是阿隆出征前她陪阿隆去買的。她握著髮簪，在人群後頭，落寞地走回村子。家人都到村裏道賀、安慰去了。她從箱子裏拿出一疊阿隆出征以來寄給她的信，分成兩落，左邊的一落，只有兩封，是阿隆的親筆信；右邊的，不用數她也知道，整整十封。十封模仿阿龍筆跡、口氣的信。她把髮簪放在阿隆的親筆信上，打開縫紉機旁的針線盒，取出一條粗粗的黑線，把那十封信綁好。

 黃昏的時候，她帶了那十封信，來到舊日與阿隆見面的大樹下。暮色中，遠遠走來的阿塗，手裏拿著一包東西，不知道是不是她寫給阿隆的信。

【新生副刊1997.7.18】

**子夜現場**

 這一陣子，臨近子夜的時候，原先坐在安樂椅上培養出來的睡意，會一股兒消失得無影無蹤，他也老是在這個時候聽到一陣金屬般的聲音。

 他在套頭毛衣上加了件黑色厚夾克，戴上同色毛線帽，圍上白色圍巾，套上長筒靴子，把鑰匙塞進夾克右邊的口袋裏，戴好白色手套，從邊門走出去。

 整個住宅區已漸沉睡，每一家門前的廊燈盡職地亮起，夜，不盡然就是一片漆黑。他沿著人行道往東走去，跨過幾個路口，來到盡頭，又往北走去，才走過幾個路口，前面一字排開的商店前、停車場、及靠近馬路所種的一排榆樹上的聖誕彩燈

，還不停地閃耀著。

 他來到十字路口，走上路邊一處凸起的土丘，站在 一株只有一人高還稀稀疏疏稚齡的榆樹旁。樹上纏繞著的彩燈，捉狹似地直對他眨著既紅且綠的眼睛。

 他留意著可能還在夜裏奔馳的車輛，也不停地抬頭看著彷佛掛在天際的紅綠燈

。南北向紅燈時，他的心跳忽然加速，兩隻手不自覺地伸了出去，想擋住想像中一輛闖紅燈的汽車。他以為他聽到了一陣劃破深夜寂靜的剎車聲，以及金屬相撞的聲音，連忙閉上眼，毛線帽邊緣滲出一串冷汗，他打了個抖顫。再睜開眼，街道上其實一部車子也沒有。他用戴了白色手套的手抹去額際的汗珠。帽緣處是一圈濕濕的涼意，像金箍帽似地圈住他的頭，那不停變化的紅綠燈及樹上的彩燈，便像那控制金箍帽的咒語一般。

 再抬頭，四個方向的紅綠燈似乎已經失控，爭先恐後各管各地亮著。他便忙著東、西、南、北地張望著，兩隻伸出的手，風車似地轉個不停，希望及時攔住什麼燈也沒看見或者已經被訊號燈、路旁的彩燈搞糊塗的車輛。

 一陣眩意襲上，他連忙止住四處張望，也停下雙手，扶著身旁的榆樹，閉上眼

，休息。聽到從遠而近的車聲，他又連忙睜開眼，還來不及伸手指揮，那往東駛去的車輛已經順利地通過綠燈，一部南向帶車子，停在十字路口，等候紅燈變綠。好險，他暗自吐了口氣。

 他放心地轉身走下土丘步上人行道，往家的方向走去。左手插進夾克口袋時，碰到一張單子，拿出來，就著路口一盞街燈，看出是那張出庭的傳單。

 半個月前，聖誕節前兩天的那個夜裏，他在原先那個十字路口闖了紅燈，撞上一輛車子，開車的現在還躺在醫院。

 他一直不知道怎麼會出了那場車輛。

【中央副刊1994.3.16】

**陸橋**

 婆左手提了個帆布袋，孫女兒背上背了個書包，兩人手拉手，走出住宅區來到大馬路。馬路上，形形色色的車子，一部接著一部，不停地往兩個不同的方向衝去

。孫女握緊了婆婆的手，抬起頭來跟婆婆的手：婆，車好多！婆臉上的皺紋，一下子挾起好幾道恐慌。婆，不用怕，我可以走陸橋過馬路。婆不怕。婆長長吸了口氣

，跟孫女走到馬路這邊陸橋的出入口。婆陪乖孫女兒走陸橋、數數兒。

 一、二、三、四、五…... 婆孫倆一階一階地走著數著。陸橋下，車如流水嘩嘩而過，彷佛隨時都可能泛濫成災，吞噬了整座陸橋。婆一邊數，一邊留言橋下的狀況。

 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久、三十…...才露臉的太陽，穿過陸橋欄杆上的鐵絲網，在橋面上畫了好多細格子。孫女咯咯笑起，在細格子裏跳了起來。

 小心，小心。婆拉緊了孫女兒的小手。

 婆放心，這些細格子踩不碎的，你看，這不還好好的！孫女兒就著細格子，跳起房來，書包裏的東西也跟著晃盪晃盪地響起。婆一顆心也給跳得慌慌亂亂的。她哪擔心橋面上細格子碎了？她是怕橋被孫女兒給跳出個洞來，婆孫倆都要掉進橋下滾滾的流水了。

 她看著終端機上這段文字，手還按著滑鼠，一時不曉得該讓這隻乳白色的老鼠咬哪幾個注音符號滾些什麼字出來，只得暫時存了檔，關上中文視窗，開車出門。她漫無目的地開著，遠方上空居然架起一座陸橋，橋下橫著停了好幾部閃著紅藍警燈的警車。她在路邊停了車，從指指點點的人群中擠到陸橋的出入口。一名警察從陸橋上大跨步走下梯階，看到她這張黃臉孔，如釋重擔地吁了口氣。她跟警察走上陸橋，心裏暗自數著梯階。

 看到橋面上那老婦人時，她倒抽了一口冷氣。老婦人左手緊緊抓著一隻帆布袋

，正對著她跟前幾名警察露出語言不通時尷尬的微笑，擠出一臉密密麻麻的皺紋。她驚魂未定地走過去，老婦人如遇救星般鬆了一大口氣。

 哎呀，我的好奶奶，你可來了。你再不來，我這張老臉可再也笑不出來了。

 你把實際情形告訴這些洋鬼子警察吧！

 什麼實際情形？

 我送孫女兒上學，走上這座陸橋啊。

 你孫女兒呢？

 在學校裏上課，你知道的。老婦人指了指橋另一頭那兒的學校。

 你怎麼還在這兒呢？

 這可要問你了！我送孫女兒送到這兒，她自個兒下了橋上學去了。你可沒安排我接下來該做什麼，我只好待在這兒等啦。對了，你讓我拎了這隻帆布袋，可要我做什麼？你沒讓我帶老花眼鏡出門，我哪看得遠這袋裏報紙上的字。

 這時，微觀著的警察，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以然地傻笑著。她只得實話實說

，這位老太太在等孫女兒下課。

 告訴她，下一次不要在陸橋上逗留而且東張西望的，讓人以為她要做什麼傻事了。

 警察散了以後，老婦人面帶慍色地責問她。你到底怎麼安排我這個早上的？哪有把我扔到陸橋上就不管了。還好我出門的時候穿了紙尿片，要不然，這會兒，我早丟臉丟到洋鬼子面前了。

 她難以置信地呆站在那兒，張口結舌地瞪著她小說中的人物。

 放學鈴聲在學校裏響起，學生們蜂擁而出，孫女兒見著婆，興高采烈地蹦跳而來，拉起婆的手：婆，我們回家。臨走，老婦人轉過頭來警告她，下一次不能再這樣了。

 回到家，打開中文視窗，調出那篇寫了一半的極短篇小說，赫然發現，電腦已經幫她完成、存檔，而且擅自電傳給一個副刊編輯了。

 她抓起滑鼠，氣得全身發抖地大叫。

 你怎麼可以把我的小說寫完？你這隻XXX的老鼠！

 滑鼠亮著兩隻飽讀詩書的眼睛，詭譎地笑著。

【世界副刊1995.3.27】

**再見**

 倒數第二站才下車，記得！

 一上車，她就一再不放心地提醒自己。

 她看到自己很認真地連點了好幾個頭，還不時閉上眼睛，喃喃地背著這一路回家的站名，順著背一次，再倒著背一次。

 她睜開眼睛，看到對面車窗上，仍然疊著層層正面反面的人影。窗外的街燈、商店的櫥窗、來來去去的路人，也都輪番擠到車窗上來，不懷好意地醞釀著一項陰謀。

 她看到自己急促地呼吸了起來，趕緊伸進手提袋裏，拿那瓶一直帶在身旁的噴霧劑。手提袋空空的！她把噴霧劑擱到那兒去了呢？這一整天，她都去了那些地方？做了什些麼？誰什麼時候動過她的手提袋，拿走裏面僅有的東西了？她怎麼知道該在倒數第二站下車？這真是回家的路嗎？現在到了那一站了？

 她拉長了脖子看站牌上的路名，暗自數數還有幾站才下車。車下圍了一群人，都掛著滿臉的冷漠，迫不及待地想擠上車。回過頭來，對面車窗上仍舊映著，一張張不管正面反面都不懷好意的臉。

 我要下車，我要下車。

 她看到自己突然大叫一聲站了起來，跌跌撞撞地搶到車門口。她才要開口跟自己說還沒到站，自己已經下車，鑽進車廂的人群，逃到那群人後面，大口大口地呼吸起來了。

 車內，對面車窗上的陰謀仍盯著她不放，剛擠上車的人群，也都紛紛圍到她面前來。她不安地轉過身來，想打開車窗，車窗卻關得牢牢的打不開。車外，自己已經快步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與人海中了。她張口發呆，忽然忘記，剛剛想打開車窗，是為了把自己叫回來，還是為了叫自己等一下。

 她使勁地抓著空空的手提袋，暗暗地流著冷汗。

 車窗外，自己正從眾多無以名狀的頭臉中，探出一張她曾經擁有如今已失去的臉，天真無邪地揮著手，說再見。

 她，一直都在跟自己說著，再見。

【星島周刊1997.6.1】

**河水深處**

 他們手拉著手，守著這條河日落後最陰深的這一段水流。自從意味溺水以來，今晚是他們投胎的最後期限了。

 那對男女從河灣處幽深的樹叢下划了出來。男子將船划到河水最深的地方，不經意地鬆開雙手，讓槳漂流開去。

 糟糕！男的大叫一聲，槳掉了。

 女子忙抓緊坐著的椅墊，四下張望。日落後，這兒，除了像他們這樣的情侶，沒有人會在這兒逗留。男子一邊忙著道歉，拉長了脖子東瞧西望，一邊拔起他事先堵著船底洞口的木塞，無聲無息地丟進水裏。

 船進水了！男女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男子忙脫了鞋子舀水倒出船外去，女子慌張地緊抓著椅墊。男子用力倒水，順手把自己的兩隻鞋也甩了出去。女子忙脫下鞋襪給男子，男子不願接下，兩人正拖拖拉拉時，船全進了水開始往下沉去。男子一把鬆開女子的鞋，轉個身，便奮力往岸邊游去，嘴裏只輕輕地說了聲，對不起。男子聽說，這一帶有等人落水的厲鬼。女子學游泳，一直沒學會。

 是時候了，她嘆了口氣，鬆開一直拉著他的手，看著他一把抓住男子沒了鞋正踢得矯健的雙腳，往河水深處拉去。男子掙扎了許久，終於睜著一對不解的眼睛，靜止了。

 他，越行越遠，不斷地回頭喊她，叫她快一點跟上去。她舉起手，對著他逐漸消失的背影，不斷地揮著手，臉上流滿了淚。

 她看著女子把自己的鞋放到飄浮在水面的椅墊上，一手輕輕扶著椅墊，一手划著水，慢慢地向岸邊划去。

 在女子划弄的水波裏，那傳說中的嘆息聲，又幽幽地響起。

【新生副刊1997.6.21】

**冰橋**

 他站在窗邊，下巴正好搆到窗枱，一隻小腦袋瓜便嵌在那扇洞開著的窗上，眨巴眨巴著一雙大眼，等著看冰橋上的冰「唰」地一聲，溜到橋另一端小漁港碼頭的儲冰庫。

 唰！唰！

 他看到了，興奮地拍打著窗枱，嘴裏咿咿喔喔地叫著。

 「細漢仔，無煩無腦，一點小事情就歡喜得那個樣子！」

 靠窗一位老婦人，坐在矮凳上，邊熟練地剝蝦去殼邊搖頭。弓著的身子前，兩隻桶子，一隻已經空了，另一隻裝滿了已經去殼的蝦子，中間一堆高高的蝦殼。老婦人嘆了口氣，坐直了身子，甩了甩已經痠腫大雙手，費了好大的勁兒站了起來，提起那桶剝得光淨的蝦，蹣蹣跚跚地走向收理枱，才走了幾步，又停了下來，吩咐窗邊的小男孩：阿孫仔，要小心喔，不要亂跑了。

 他回過頭來，對他阿嬤咿咿喔喔了幾聲，又指令指窗外。老婦人爬滿了皺紋的臉，擠出了一絲乾癟的笑意，點了點頭，便繞過圍坐著剝蝦的其他婦人，往收理枱走去。那些婦人見她走開，紛紛低下頭，一面裝著繼續專心工作，一面低聲地議論著。

 他一步一步蟹行著離開窗邊，來到送冰站，咧著嘴對裏頭的幾個工人笑，他們戴了厚手套的手，機器人般拉推著每一塊都鋸得同樣大小的大冰塊，把冰一一推送到橋頭，冰順著稍傾的橋面，一忽溜兒地便不見了。

 他們看見他來，彼此交換了眼神，說了聲，啞巴又來看冰了，對他「嘿」或「唉」了一聲，便專注看他們工作。他偶爾還回過頭來看大倉庫另一頭，他阿嬤是否又提了一桶蝦回去她的座位。

 抽枝煙休息一下吧！

 他們脫下手套，往另一間工作房走去，其中一人回過頭來，喂，啞巴仔，去找你阿嬤，去……他還是咧著嘴笑。等他們都走開了，他偷偷地跨過門檻，踮著腳尖走到冰橋橋頭。

 冰橋高高地斜斜地掛在送冰站與儲冰庫中間，窄窄直直地跨過了街道、商店、住家。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去，兩手緊緊抓住半人高的欄杆。他看到橋下過往的汽車

、行人、路邊的攤販……住家晾曬的衣服，旗幟般迎風搖擺。他樂得手舞足蹈，腳下一滑，整個人跌躺在冰冰濕濕的橋上。他先是驚訝地大叫一聲，發現自己並沒怎麼摔痛，而且要正一路往另一頭滑溜下去，便咿咿唔唔叫了起來。

 汽車聲中、吵嘈聲中，他彷佛聽到阿嬤在叫阿孫仔阿孫仔，也彷佛聽到有人在叫啞巴仔啞巴仔。可是，他最想聽到的還是爸爸媽媽叫他的聲音───阿雄哥喔！爸爸船出港，很久很久沒回來了，媽媽也出門好久了，他跟阿嬤天天等他們回來。

 爸爸曾告訴他，儲冰庫裏有好多冰，要放一些在爸爸的船上，好冰一冰那一網一網捕到的魚。他記得爸爸滿載回航時，一張黑得發亮的臉上，總咧著一嘴白牙的笑，對岸上的他大叫：

 阿雄哥喔，阿爸回來囉！

 他順著滑溜溜的橋面往下滑，越滑越快，掉進儲冰庫的冰堆時，彷佛看見爸爸的臉，大叫一聲───爸！便昏了過去。

【中央副刊1993.10.24】

**水缸**

 我最喜歡到山上看阿公阿嬤，可是，每次都得正好碰到爸爸媽媽那個星期六有空。阿公阿嬤有一張很古老的大眠床，每次去，我都要從床這頭打好幾個滾才滾得到床那頭，阿公阿嬤看了，都會開心地大笑。

 不過，我最最喜歡的還是廚房裏那口長方形水泥砌成的大水缸。我們去的那些個晚上，大家都吃過飯了，爸爸一屁股跌進那把他坐過好多年的藤椅椅裏不說一句話，媽媽不耐煩地扭轉那台收視老是不清楚的電視，發誓再也不跟著上山，我便跟著阿公阿嬤溜到廚房去。阿公找來一隻凳子，放在水缸旁邊讓阿嬤墊腳，自己先爬進還剩下一點點水的水缸，再把阿嬤接進去。我便站在凳子上，下巴靠著水缸，看著他們興致勃勃地刷洗水缸的四壁和缸底。這時，廚房的燈便跟他們玩起遊戲，在水缸裏舞著逗趣的影子。我咯咯笑個不停，媽媽總在這個時候寒著一張臉，走進廚房，怪我把臉、衣服弄髒了，把我拉出去，恨不得能連夜下山。

 阿公過世以後，阿嬤堅持一個人住在山上，我也吵著要每個星期六上山去陪阿嬤。爸爸媽媽樂得把我丟到山上去，，他們好出門應酬，反正我已經大了，可以一個人上山下山。我帶了功課，讓爸爸開車送我到山腳，爸爸塞了些錢給我，要我拿給阿嬤。阿嬤拿著錢，摸了好一會兒，總又塞回我的書包裏。

 我洗過澡吃過晚飯了，阿嬤便端來那隻小凳子墊腳，爬進水缸裏，刷洗水缸。我也總是不聽話地一溜煙兒跟著爬進水缸，邊刷遍洗。昏黃的燈光下，水缸裏全是我們動來動去忽大忽小的影子。我跟阿嬤說一星期裏一些發生的、沒發生的事。阿嬤總是很專心地聽著，就怕漏了什麼，也怕轉個身便忘了似的。

 刷完爬出水缸，阿嬤和我都會為我們濕了的衣服、亂成一團的頭髮，哈哈大笑

。阿嬤找來阿公生前穿過的衣褲讓我換上，幫我捲短過長的袖子和褲管，用手指梳了梳我的頭髮。看我坐下寫功課了，她這才拿起塑膠水管沖洗刷過的水缸，然後扭開水龍頭，讓水滴滴答答地流進水缸裏。阿嬤換好衣服，便坐進書桌旁的搖椅裏，搖啊搖，搖啊搖地睏著了。屋裏便響著淙淙的水聲、呼嚕呼嚕的鼾聲。水快滿的時候，鼾聲會突然停住，阿嬤從搖椅裏站起來，走過去關掉水龍頭，好像她從來不曾睡著、一直都留意著似的。

 辦完喪事，清理阿嬤的遺物，爸爸獨留了一幀阿公阿嬤的合照，新媽把衣櫥裏的衣服全塞進垃圾袋裏，叫我提到門口，便迫不及待地叫人去抬古董梳妝台和那張大眠床了。媽媽如果沒在阿嬤過世前跟爸爸離婚，她大概也會要這兩件聽說可以賣好多錢的家具。

 我在垃圾袋裏找到那套我穿過的阿公的衣褲，爬上雇來的貨車，放到將擺在我房間裏的搖椅裏。屋後新築的環山公路旁，開山機咧著嘴張著牙虎視眈眈地等著，爸爸已經計劃好了，要在這兒蓋好幾棟度假山莊了。

 爸爸和新媽開了賓士下山，貨車跟在後頭，我一個人走小路下山。臨走的時候，我來到廚房，打開水龍頭，讓水溢出這陣子一直滿著的水缸。水流過廚房，來到屋外，跟著我一石階一石階地下山。

【中央副刊1997.4.10】

**井**

 巷底有一口古井，叫人給填死加了蓋,都十幾二十年了。

 井旁邊，一間古樸的老屋，在臨近一棟比一棟新穎的公寓房子中，猶兀自守著一份難與人說的孤寂，前院後院地圈著一道斑斑駁駁的水泥牆。乾旱以來，院裏的花草都枯萎了，地面也亂了章法地裂著一些走不出去的陣圖。

 那天下午，日頭才稍微偏西，巷子裏來了一些人，一身塵土，肩上都扛了鏟子

、十字鎬，拖著有氣無力的腳步，朝巷底那口井走去。他們已經挖遍了附近所有的古井，不是水源已斷，便是一灘污水，還費了好大的功夫一一填好。

 古宅裏的老婦人聽說有人要來挖井，搶出那扇嵌在水泥牆的大門，巍巍顫顫地奔到井邊，站在古井前面，伸出雙手，擋住那鎬鏟即將揮動的陣勢。

 老太太，這整個城就快沒水喝了，別處的井都不管用，就這口井了……。

老婦人直搖頭，白髮在燥風裏蘆芒般地搖晃著一種堅持。

 老太太，您行行好，讓開，兄弟們才可以動手呀……。

 老婦人還是猛搖頭，更貼著井緣站。乾癟燥裂的雙唇喃喃著：

 不祥，不祥。

 眾人倚著鎬鏟，趁機喘口氣休息。解下腰間的水壺，瓊漿玉液般地啜了一小口，栓上蓋子，又掛回腰間皮帶上。

 不行，不行。

 老婦人頭搖得更急，唯恐一停止，那些鎬那些鏟就要揮舞上前，掘開古井的蓋子，挖光那井裏的石塊。

 不可以，不可以。

 領隊的疲憊地嘆了口氣，才想再苦口相勸，有人氣急敗壞地地從隊伍及圍觀的群眾的那頭趕了來，高聲地喊道：

 媽，媽。

 那人在老婦人耳邊說了一陣話，老婦人向外伸出的雙手這才緩緩垂下，頹喪地隨那人離開井邊，回到水泥牆圈住的屋裏。

 十幾二十年前，老婦人隻手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填了那井，像填壓住一段不堪的往事一般。那時候，沒有人敢向前阻止她，就像這些年來，沒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那件事情一般。

 聽說，她最鐘愛的女兒曾經在井邊與一外來男子邂逅相戀，男子不告而別以後

，女兒也跟著失蹤了。有人說女兒跟那男的私奔了，有人說女兒發瘋落井了，有人說女兒被人推下井去，有人說……。

【新生副刊1993.12.12】

**兜風**

 哥把穩著龍頭，兩腿跨在腳踏車兩旁的水泥地上，不耐煩地等她坐上後座。今天，他實在很不想載她兜風。

 她穿了洗完澡後換上的碎花衣裳，趿了洗澡時順便洗得乾乾淨淨發亮的木屐，熟練地斜跳上腳踏車窄窄的後座，兩隻小手抓著椅墊下的彈簧。她興奮地叫聲：我坐好了！哥這便無精打采地踩踏起來，迎著夕陽，意興闌珊地往巷口騎去。

 巷子裏，門對面那片高高的土牆上，墨綠色厚茸茸的虎耳草在青苔間到處亂竄著。她就喜歡坐在腳踏車後座上，看著斜照的夕陽，在那片身上淺淺的綠牆，抹上胭脂。然後，他們越騎越遠，牆與巷底的房子便像變魔術般，遠遠地交會在一起了

。等她兜風回來彎進小巷子時，牆與巷底的房子，又會再分開變回來。她得意地笑著，她就是那個神奇的魔術師。

 出了小巷子，便是陡坡下的大巷子了。兩旁的住家外頭，大人小孩吃完晚飯，正陸陸續續出來乘涼散布。這時，她便不好再東張西望，也不好再貪看不斷後退的景物了，只用眼角偷偷地瞄著，用鼻子偷偷地聞著。乘涼散步的，都抹了殺痱子的花露水或痱子粉，整個大巷子，香香的。她覺得真好玩，便抖顫顫地笑了。

 坐好，別亂動。哥稍彎下頭，沒好氣地警告她。

 往常，一路看到什麼好笑的，她都嘰嘰咕咕地告訴哥。看到巷子裏每個小孩頭額上都塗了痱子粉，很滑稽，她這才想跟哥說，聽他語氣悶悶的，只有閉上嘴。這算哪門子的兜風嘛，哥怎麼遺忘了吹了那條他最喜歡的桂河大橋呢？

 出了大巷子，哥在大馬路上左轉。她連忙拉拉哥的上衣，哥你轉錯邊了。

 今天不走那邊，哥沒好氣地從前頭丟下話後，便像跟誰賭氣似的，低著頭往前猛騎著去。

 她失望地划著木屐。木屐上漆著的花朵，便搖搖晃晃了起來，隨時都可能掉下來。

 不要老踢你的木屐，掉了，我不會停下來幫你撿。哥頭也不回地說著。

 這陣子，每天吃完晚飯，哥便催她快快洗澡換衣服，好載她出來兜風。他總是一路快樂地吹著桂河大橋。在馬路上往右轉去，總會經過一棟美麗的洋房。經過那洋房時，哥總是騎得特別慢，口哨也吹得特別響特別亮。她也總會看到二樓窗內有個人，動也不動地嵌在那兒。

 今天，她本來準備在經過時，問哥那家人是不是就是大人這幾天一直提到已經破產的那家。大人們還曾故意壓低了聲音說，那家的女兒已經被賣給一間茶室了。

 哥使勁地躺著，出門時剛換的衣服，讓汗水在背上濕成一塊一塊紊亂的圖案。為了上高中才理的小平頭後腦勺上，汗珠子悶不吭聲一顆顆地滾進衣領裏。她怕跌下來，兩隻小手抓得死緊，痠得快要抓不住椅墊下的硬彈簧；兩隻小腳丫也麻得快撐不住腳上的木屐了。哥，我要回家，她嗚咽著。

 騎回小巷子，從小巷口回家的時候，巷底交會著的牆與房子漸漸分開來，可是

，她一點也不像往常一樣興奮。到家的時候，車還沒停好，她便已經匆匆忙忙從後座上跳下來，跌跌撞撞進屋裏，搶著跟家人告狀：哥今天騎車騎錯邊了。

【臺灣副刊1995.5.13】

**三輪車**

 表姊的小腿一直無來由地疼痛著，即使是找到那間有名的草藥店敷了好幾次藥以後，也還是常聽到她喊痛的悽慘聲。尤其是那輛三輪車「叮鈴」一聲打從門前踩過的時候。

 表姊其實還很年輕，可是卻聽了姑媽的話，把自己裝扮成了個老姑娘。橫髻素臉，兩彎細眉總鎖著上了年紀大哀愁。一襲灰樸樸的長衫，寬寬鬆鬆地罩著一副彷佛沒有性別的身材，腿上永遠裹著一雙沒有線條的粗棉襪。

 出門就醫時，她總偷偷地在左襟上別著的一條手絹兒上，滴幾滴姑媽化妝枱上的花露水，然後匆匆地爬上那輛姑媽喊來我已跳上坐好的三輪車。姑媽嗅了嗅表姊走過留下的空氣，掏出自己衣襟上的手絹，審核般地聞了聞，便判定是自己多灑了花露水了。

 出了巷子，表姊一定迫不及待地吩咐車夫把簾子捲開，好讓她透透氣。三輪車穿過熱鬧的街市，表姊都目不斜視，兩隻先前還灰滯無光的眼，一下子都明亮如波了起來，連嘴角都掛著一絲藏也藏不住的笑意。

 到了草藥店，表姊總嫌我小，不讓我扶她下車，一定要等車夫停妥了車，下得車來，伸出一雙肌肉結實的手臂，她才倚靠著下來。那一次，不知是車夫沒伸好手，還是表姊沒站穩，她居然跌進車夫的懷裏，掙扎著站好身子時，兩頰都紅了起來。那車夫的汗衫可是給汗濕透了貼在前胸，表姊怎麼沒嫌髒地拿手絹擦自己的臉呢？平常我如果玩出了一身汗要膩在她身邊兒，她都避瘟似地把我趕走。

 草藥店裏點的燈很暗，表姊便選了一張正對門口的椅子坐下，借著天光讓草藥店的老先生幫她換藥敷藥。兩條其實應該云稱的小腿，給草藥敷得青青綠綠的，沒點血色生氣。

 車夫把車停在門口，站在車邊，咕嚕咕嚕地大口喝水，拿脖子上繞著的毛巾，粗枝大葉地擦汗，用手背抹去嘴邊流出的水。平常我如果這麼做，準討來表姊一頓又是粗野又是沒家教的罵。現在，她居然津津有味含笑地看著。

 老先生說他給表姊換了一種他店裏最好的草藥，繼續敷上一個禮拜，一定可以痊癒。一個禮拜過去了，表姊的腿還沒好，仍然每天黃昏搭了那輛三輪車，迎著燦爛多姿的晚霞，到那間草藥店換藥。

姑媽決定帶表姊進城找醫生徹底治療，醫院相當遠，姑媽便索性帶了表姊住到城裏親戚家，方便就醫。只看了一次醫生，做了些檢查，表姊的腿便好了。姑媽連連嘆著，早知道…….

三輪車仍然在向晚的時候，「叮鈴」一聲從門口踩過。表姊總在二樓的窗邊，兩手絞著一條只有洗衣皂味兒的手絹。兩條被粗襪裹著的小腿，不知是否還留著青青綠綠的草藥顏色？

【世界副刊1994.4.20】

**咒**

 那座陰鬱的樹林前面，一片綠草如茵。

 每當樹林的影子開始無聲無息地撲襲這片草地的時候，玉女便如約般來到。她頭上戴了一頂花冠，長髮輕柔地披在背後，身上一襲及地的白色長袖衣裙，項間手腕腳踝都扣了一條似有若無的金鍊子。

 她在離樹林遠遠的地方坐了下來，雙手攏著屈起的雙膝。她必須在這兒坐著，一直坐到這一整片草地連同自己完全被樹林的影子吞噬了，才能起身離去。日復一日。

 玉女身上的金鍊子，一天比一天粗，一天比一天重。她知道，終有一日，她將再也拖不動這些鍊條，走不到這片草地，而且，如預言所說地，在深窖中老去。

 她屈膝坐在那兒，手腕上的鍊子，刺眼地亮著。她知道，樹林的影子，正張牙舞爪地在她背後向她緩緩襲來。一陣森冷爬上她的背脊，她打了個哆嗦。就在這個時候，她看到了期盼已久卻也希望永遠等不到的───獨角獸。

 全身通白的獨角獸，四蹄鑲銀，頭角亮著粒粒珍珠，天真無邪地向她奔來。她情不自禁地伸出雙手。牠在她跟前停下，彎曲前膝，溫馴地將頭靠在她腿上，接著又緩緩彎曲了後腿，安心地躺下。

 她撫摸著牠絲絨般的身軀，捧起牠的頭，看著那對美麗得帶著一絲兒憂鬱的眼睛。她怎捨得？她鐵了心，狠狠地把牠推開，連吼帶叫地把牠嚇走。獨角獸不解地驚慌地狂奔而去，不時回過頭來張望。她垂下頭，把頭埋在裙裾間。兩手交握時碰到腕際的鍊子，不由得悽悽地笑了起來。

 第二天，她引頸眺望遠處的地平線，獨角獸出現的地方。如果牠再出現的地方

。如果牠再出現再溫馴地靠在她懷裏，她應該狠下心留住牠。身上的鍊子已經越來越重了，步履越來越蹣跚，呼吸也越來越困難了。留住牠，千萬留住牠，不要為那對美麗憂鬱的眼睛所動。

 牠雖然猶豫不決地走來，雙眼充滿疑惑不解，看到她友善地伸出雙手，卻又仍屈膝地靠在她懷裏。她輕輕地撫摸著牠的臉，哼唱著一首哀怨的歌，牠的淚默默地跌進她的衣裙裏。她怎能狠心留住牠？她內心掙扎著，終又化作一陣嘶吼，嚇跑了獨角獸。牠依然不解地回頭張望。她埋首裙裾，嚶嚶哭了起來。

 第三天，她不敢抬頭遙望，卻仍期望聽見那踩在青草間軟軟的蹄聲。最後一次了，這一次再放牠走，牠不會再出現了。她靜靜地等著。等到蹄聲接近時才抬起頭來。頭上花冠的花已朵朵凋謝，只留一圈殘葉枯乾地覆在額際髮間。身上的鍊子沉重地垂掛著，她已無力舉起手擁抱這隻她命運中只容出現三次的獨角獸。

 牠靜靜地依在她懷裏，想聽一聽前一日聽到的歌，卻也只聽到她無奈已極的一聲長嘆。嘆聲裏，樹林陰暗的影子悄然來到，籠罩住玉女全身、獨角獸的頭。她抖顫了一下，想推開獨角獸，卻已來不及了。

 獨角獸的頭角騶斷，鮮血湧出，剎那間染紅了玉女的衣襟。她頸間的鍊子，由重變輕，由粗變細、消失。她用盡力氣抬起手，想蓋住那傷口，血順著她的手竄紅了她的衣袖，腕上的鍊子，也漸漸消逝。她連忙撕下一片裙裾，堵住不斷流出的熱血，再撕下一片，包紮起傷口。在森林的影子還來不及罩住獨角獸的全身之前，她使出了全身的力氣，聲嘶力竭地把牠推出夢魘般的影子，看著牠萬分不捨不解地離去。

 那日，當她不顧警告貪婪地把詛咒過的金鍊子套上頸間手腕腳踝時，她痛苦地知道，只有日暮之際出現的獨角獸，在她懷裏在樹林的影子裏淌血而盡帶時候，她才能解去身上的枷鎖。

 她站起身，拖著腳踝上已經重得快拖不動的金鍊子，蹣跚走向森林間古塔的地窖。

【世界副刊1994.10.31】

**潛**

 北風把鉛雲吹到離岸一哩外的上空時，船上只剩下他跟彼得，他也已經決定今天是整個潛水尋寶的最後一天了。

 這幾個月裏，有一群來自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自掏腰包地參與他的計劃，分擔了一些繁重的工作，為的就是一個共同的信念：幾百年前那艄古船一定就沉在這一片海域的某處，找到她，便等於找到了海運史上那一個缺失的環節，以及那時代的眾多古文物。

 幾百年的物換星移滄海桑田，沉船的地點更加撲朔迷離。人類往害裏丟棄的廢物，日積月累，更是魚目混珠，平添不少困難。

 當他向基金會提出尋寶計劃與補助時，大多數都不相信他能在那樣一個平平凡凡的海灣裏找到那艄沉船。即使找到，對基金會又能有什麼貢獻？幸好有那一位董事排除眾議，答應他一筆錢，購置各種不可或缺的裝備。

 今天，補助期限的最後一天，過了今天，這一片海域將為冰雪所封。

 他已經不眠不休地工作了一整個夏天一大半個秋天了。那群人也相繼離去了。他們漸漸認為，也許某些記載上所寫的地點根本就不正確的，害得大家白忙了一場

。

 「你呢，彼得？」他兩眼佈滿血絲，失神地望著他多年的老友。

 「你知道我一直都支持你！」

 他們把船開到昨晚計算出來尚未探尋的方位，拋錨妥定。他熟練地穿上潛水衣

，背好氧氣筒，一手拿手電筒，一手抓著特製的刷子鑿子，罩上潛水鏡時，看了一眼灰沉沉隨時都可能下雪的天空，兩隻應該已經南去的北雁，兀自盤旋著。

 彼得拍拍他的背，「別在下面待太久，祝你好運。」

 他一路往海底深處潛去。

 在基金會那兒雖然碰過壁，不過最後還是有人支持他了。那個古文物協會出來作梗時，他才猛然發現，世上居然有一批這樣的人存在。他們堅持，沒有他們的首肯，他不能在這一片海域裏尋寶，因為這一片海域裏所能有的古物都在他們那個協會的轄權之內。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們不自己動手呢？他們沒那筆經費，也沒有適當與足夠的人力。沉船尚未找到，古物的權益問題卻先成為爭議的焦點。最後還得訴諸法庭，弄得人心惶惶焦頭爛額，他差點意興闌珊地洗手不幹。幸好，最後裁決：一切覓得古物由尋寶者所有。他也已經和基金會取得協議，決定了處理古物的方式，只是，那協會真就如此善罷甘休了嗎？

 他生長在海邊，學會潛水以後，得空便往海底鑽。總覺得自己屬於海底這個世界，魚蝦海草海山海谷海原，都給他一種回到了家的溫馨感覺。

 這幾個月裏，這一片海底，他們一吋一吋地搜尋。刷過多少曾經誤以為是古物上的泥沙？多少過早的驚呼？現在，泥沙又漸漸蓋上他們刷清辨認過的廢物。這又是一場什麼樣的爭戰呢？

 他順著光圈的方向望去，不遠處，一堆忽地隆起的東西，灰撲撲無生無息地躺在那兒。他在它四周繞了一圈，與記載中古船的形態兩相比照……他的心狂速地奔跳了起來。

 這時，彼得傳下預訂的訊號，氧氣只夠他在下面繼續待五分鐘了。他舉起手中的鑿子，想在那一層厚厚的泥鏽中鑽出一個洞來，一探究竟。

 值得嗎？他反問自己，取出那些值錢的古寶，證實古籍的記載無誤，給自己帶來財富……而後，這一片原本寧靜的海域，又將會是什麼樣一種景況呢？

 他一路回到水面上時，決定告訴彼得，他的發現，還有，他的抉擇。

【新生副刊1994.29】

**樹**

 她站在一棵枝葉扶疏的大樹下，楞楞地看著兩個同伴，先後上了忽然從這兒經過的車子。她不曾對她們揮手作別，她們也沒說聲再見，或者回過頭看她一眼，整個過程就像一部無聲電影，而且不斷地重複著：她永遠楞楞地站在那顆大樹下，兩個同伴永遠一句話也沒說，也永遠頭也不回地上車，走了。她永遠站在那兒，永遠忽然記起李白那首桃花潭水深千尺的詩。

 聽她說完，他拍拍她的肩膀，「別煩惱了，這只是個夢。你看看，這兒哪來的大樹？哪來什麼來路不明的車子？只是個夢，別多心了。」

 他轉過頭去，繼續整理從最後那個紙箱裏拿出來的舊筆記老課本。「要不是我那兩位早一年畢業的學長的幫忙，一畢業哪能夠馬上就找到這樣的工作？」

 她站起身來，踱到公寓的落地窗旁，瞇起眼睛想著夢裏那兩個同伴的臉。她怎麼沒想到要看清她們的臉呢？或者是她們根本不願讓她看得清楚？為什麼是兩輛異向而行的公車呢？她們要到哪兒去呢？還有，那到底是一棵什麼樣的樹呢？

 她想了好幾年，也尋找著那棵印象雖深卻說不上個名堂的樹。

 他把最後一疊文件放進紙箱裏，用膠紙把箱口封好。搬家工人已經把他們所有的家當打包妥當，就等大卡車來運走了。公司大裁員，他賦閑了幾個月，這才找到事準備上任。

 她站到面對後院的窗旁，好幾次想在後院平整的草地中種棵樹，卻因為一直找不到一棵適當的樹而作罷。而且，每提到種樹，她便馬上想到夢裏的那棵大樹。她總不能種一棵與別離有關的樹吧。如果知道那是一棵什麼樣的樹就好了。

 「跟你一起被裁員的同事都找到事了嗎？」她轉過身來問。

 「好像都找到了。 」

 「你那兩位學長呢？」

 「他們早就找好了。他們老早就知道公司要大量裁員，早早打點妥當了。一個去西岸，一個去東岸。」

 她楞了一下，她恍惚記得曾經在哪兒見過這樣的場景。

 只是，少了一塊樹。

【新生副刊1995.5.12】

**生日蛋糕**

 他背著簡單的行囊，手裏提著一只方形紙盒，小心翼翼地來到這座著名的紀念碑。一座刻滿姓名的紀念碑石，好些個角落已插滿了小型的國旗，供了鮮花。有人倚碑默禱，有人拿紙在碑文上拓著曾經活著的那一個稱呼。

 他在畫報上、電視上看過這樣的畫面，每次看每次難過得想掉淚。很早便想來，卻一直無法鼓起勇氣去面對已經天人永隔的事實。

 一排一排的英文名字，或許是某個傷心女子的夫婿，某對白髮夫婦的愛子，某個少女少年未曾謀面的父親。他們或許曾經困惑過那場經年累月的戰爭的真正目的，他們或許抗拒過，他們或許曾經扛著一面神聖的戰旗，他們或許肩負過一種他們不能茍同的使命……離鄉背井的到地球另一端的叢林裏，去當一名「天真的美國少尉」，去駕著宛如蜻蜓般的直升戰機，在異國的天空，擺出世人永遠難以忘懷的陣勢。

 他一路摸著那些姓名，越接近「史地夫」的名字，手移動得越慢。總以為只要晚一些接觸到，史地夫便能多活一些時間。終於，他的手指還是在那冰冷的石上讀到史地夫的全名。他低下頭去，淚水滴落地面，彷佛那些空投的炸彈，在無法收成的田地裏，炸出朵朵火花。

 許久──

 他打開方形紙盒，取出一個圓形的巧克力小蛋糕，在那上頭插了四支小蠟燭。史地夫如果沒有戰死，應該是四十歲了。他沒點上蠟燭，只在心裏默默地唱著生日快樂。他從背包裏取出盤子叉子刀子，切了一下塊，兩眼望著紀念碑上史地夫的名字，慢慢地吃著……

 那年，他遇見史地夫的時候，史地夫正好準備過生日。那天他上完課回家，下了火車，習慣性地信步來到公車總站旁邊的港口岸邊，面對著港裏停泊的船隻，看著那些落在水裏的船隻，看著那些落在水裏的船影、燈影。他轉了身，在靠站休息的公車中走向候車室時，看見一名美國大兵手提一個紙盒，興高采烈地在停駛的公車間穿梭，嘴裏還哼唱著──祝我生日快樂，祝我生日快樂，祝我……歌沒哼完，一不留神，腳碰到前頭一塊突出地面對磚塊，整個人往前倒去，手裏還緊緊抓著紙盒上的繩子，嘴裏大叫──我的蛋糕。

 他接住了蛋糕，卻無法擋住那往下倒去的身子。史地夫站起來以後，尷尬地謝謝他保住了蛋糕。那天是史地夫二十歲生日，在港口附近的糕餅店找到了一個他最喜歡的巧克力蛋糕，才想回艦上好好慶祝一番的。

 那晚，他和史地夫在岸邊慶祝史地夫的生日，兩人分吃了那個小蛋糕。談了彼此的身世、日後的抱負，那場戰事宛如那晚水裏的船影、燈影，虛幻不實。他告訴史地夫，大學畢業當完兵他便要到美國念書。史地夫聽了非常高興，要他一定得去那個他生長的小城找他。

 「那時候，戰爭一定已經結束了……」

 史地夫拖長的尾音並沒有預見凱旋的歡欣。

 他們通了好一陣子信，最後一封卻不是史地夫寫的。在一次出擊中，史地夫陣亡。

 他吃完自己的這一半，把剩下的那一半轉過來，再一口一口地吃著。

 他一直很想去那個小城探望史地夫的家人。可是，他卻害怕自己的出現會帶給他們再次的悲慟。

 一對老夫婦互擁走過，看見他面前的蛋糕，兩雙淚眼嵌著嘉許的淚光，輕輕地說──祝他生日快樂。

【世界副刊1993.6.12】

**水溝**

小巷子兩邊的房子，門前都有一條淺淺的水溝，一直通到巷口加了蓋的大水溝，大水溝的盡頭便是港口。這裏的房子，大門、窗戶外頭都加了紗門、紗窗，防蚊蟲。這幾個月以來，每天下午四點半左右，家家戶戶一定都把門窗關得緊緊的。

阿泉伯班下得早，回到家來，放下便當盒，顧不得休息喝口茶水抽支煙看看報紙，換下上班穿的衣褲，穿上耐髒的衫褲，趿了膠鞋，拿了掃帚、畚箕，便出門去了。

他來到巷尾，先從東邊的水溝掃起。昨天這個時候才掃的，隔了一天，溝底又沉澱了一層泥沙，泥沙上停滿了衛生紙、落葉、紙屑、果皮、塑膠袋……他一路掃

，一路掃，一路用掃帚把這些垃圾扒到水溝外，掃進畚箕裏。一掃一扒地，攪動了那一溝的臭氣。初開始，他還摒息擋臭，掃了一段，憋不住了，只得放棄，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

這一路掃到巷口，溝裏的污水，沒了垃圾阻擋，才順利地流入大水溝裏。

他把畚箕裏的穢物倒進自家屋外的垃圾桶裏，蓋好蓋子，再來到巷尾，掃另一邊的水溝。一樣的阻塞不通。兩邊的水溝都掃乾淨了，阿泉伯回到家裏，把掃帚跟畚箕沖洗乾淨，自己也洗刷了一陣，才把全身上下那股衝人的臭氣洗掉。巷子裏的人家，也才又敢把門窗打開。

那晚，海水倒灌，大水溝裏原先堆積著的別處小水溝流來的垃圾，一一擠回附近的小水溝，甚至漂到路面上來。

阿泉伯家這一條也不例外。

【新生副刊1993.7.19】

**鷹**

 那個相當沉悶的下午，他提著一隻罩了黑布的大鳥籠，從港區後面的小路，走上臨海的危崖，找到那個他花了好些工夫築好藏在峭岩下凹進去的地方的鳥巢，抱著鳥籠，面海坐下。

 他拉下鳥籠上罩著的黑布，往後一甩，披在自己背上，並且在喉頭打了個結。打開籠子，伸出戴馴鷹手套的左手，把籠裏的老鷹托了出來。

 牠信賴地抓住皮手套，抖動了下翅膀，一片深色的羽毛，無聲無息地飄落崖底泛著油污的海面。牠收攏雙翼，哨兵般直立。兩隻眼探尋地張望。

 他趴在岩石上，小心翼翼地把老鷹放進巢裏，喃喃說著，從今以後，這兒就是你的家了。

 牠從前的家在另一個山頭林子裏的一棵樹上，有人在那兒放了獸夾，牠沒留神中了夾，掙扎時跌到樹底下。他到林間觀鳥路過，把牠帶回家救了活，仔細調養了一陣，並且幫牠在人跡罕至的危崖蓋了個新家。

 牠在巢裏認生地啄著抓著，彷佛巢裏多了些什麼也少了些什麼，仰起頭來質問般地看著他。他可是參照了書本上的圖解說明，一枝一葉一撮泥巴地捏塑出來的。

 牠忽地展翅飛出鳥巢，在危崖過去的海面上翱翔著，不時發出尖銳的叫聲，像要撕裂那片陰沉著臉的天幕。

 他坐正了身子，看著牠忽遠忽近地飛著。這原是一片與牠的同伴們生存、熟悉的海域，向晚的天際不都是牠們歸林的點點翦影？而今，這一種風景已漸漸轉薄，偶爾也只能看到一兩隻孤孤單單的身影而已。

 牠快速地筆直落下上昇，爪上多了一條奄奄一息的魚，回到巢裏津津有味地吃起

，還不時仰起頭看他。他放心地站了起來，原先還擔心牠被寵壞忘了求生的本能，看來他是多慮了。

 他提起鳥籠，取下背上的黑布，仗義行俠後無愧天地般離開時，聽見隆隆聲起，他想，是該下陣雨了。抬頭看天，太苦著沉著一張臉，還不見雨滴，那隆隆聲或許只是一個錯誤的訊號。他搖搖頭走上港區後面的小路。

 山崖另一邊的海灣，有人在灘頭豎了一面濱海別墅的藍圖看板。一部開山挖土機

，高舉著怪手，像隻闊嘴的野獸，張著口，亮著森森冷冷的利牙，按捺不住那股獵物當前即將撲食的興奮，吼吼作響，向山崖襲來。

【新生副刊1994.4.21】

**港口**

 望遠鏡裏，遠方彷佛已有陸地的消息。自從通訊故障以來，三天裏想盡辦法修理，還是只能收到重重電波干擾。他吩咐手下別再白費心機了，反正藍空一片，波濤不起，不久便要靠岸登陸了。

 他站在船首的甲板上，海風翻弄著他飛白的頭髮，吹鼓了他身上的夾克。他喜歡這種幾乎乘風而去的感覺，更喜愛遠航之後，能再看到自己所擁有珍惜的一切。

 船首上方的鐮刀國旗，在風裏展出美麗的顏色。他每看到那旗，便深深為自己生長的國家感到驕傲。那樣的土地。回航最後的一程，他總愛站在船首，享受船入港自己又回到故鄉的懷抱的那種溫馨。

 船艙裏似乎傳來一聲驚叫，他以為那只是前來迎接的海鳥發出的聲音。他抬頭望著那群銀白，看著牠們展翅翱翔。他喃喃自語，我們回來了。

 再舉起望遠鏡，遠方的港口，熟悉的防波堤，伸出長長的雙手歡迎。一艘巡邏艇正快速駛來，艇上飄著一面他不曾看過的旗子。快艇在他們船舷停下。

 大副踉蹌地跑出來，喘著氣。

 船長，修好了。我們收到最新的報導……

 兩名巡邏艇上的軍官上了他們的船，互相舉手致敬以後，軍官簡單介紹自己的稱號職位，並說明來意。

 他不能置信地望著巡邏軍官，再看看身邊的大副。大副同意般地點了點頭。只三天的工夫，他們就已成為不知是何國的子民了。

 最後，他親自降下那面掛在船首的國旗，憐惜地摺好，兩手捧著。巡邏軍官交給大副一面嶄新的旗子。全船的船員排列在甲板上，由大副升起新旗。船上所有的人都行軍禮致敬時，船長依然捧著那面已摺得四四方方將收進檔案櫃裏的舊國旗。

 巡邏艇離去，船隨後駛進港口。港口周圍的建築都已換新旗。

 三天裏，改朝，換代。

 他環顧四周，港口，依然是他的港口。

【新生副刊1992.3.16】

**峽谷**

 峽谷正上方出現了好幾架直昇機的時候，他正在谷底走向遠處一棵每年來一定去觀察的樹。直昇機在谷裏投射出巨型蜻蜓的影子，他忽而走入影子裏，忽而走出，彷佛一種遊戲。

 他從一條他幾年前發現的小路進入峽谷，一路上沒碰見其他的遊客。雖納悶著，卻暗自深喜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獨聽自己的空谷足聲。每落一步，便彷佛更接近所有一切創造的最初。谷壁上，每一道由河流劃過的痕跡，都是這個星球曾經的印記。

 直昇機群仍然盤旋不去，峽谷上方，走下來一批人，有人喊話。前一句話才出口，回聲便四面八方不一而上，跟接下來的那句話重疊在一起，像雙匣錄音機，兩支錄音帶同時放出不同的歌曲，混成一團，怎麼聽也聽不清楚。他搖搖頭。既然聽不分明，他也不想去猜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顧踩著直昇機的影子往前走去。反正他很快便要往回走了。

 他找著那樹，站在枝葉一直稀稀疏疏的樹旁，比了比。已快到他頭頂了，這一年，長了五吋。他繞著樹走了幾圈，拍拍樹幹，彷佛久別的好友。拿起照相機，從幾個不同的角度，拍了幾張相片。

 他在那樹附近找著一處陰涼的地方，解下背包，取出水壺，才想坐下來喝口水休息時，一個蓬頭垢面形容枯槁的男人，不知從哪兒走了出來。一身過長過大的衣褲，不知是故意買的，還是沒有選擇餘地。那男人幾乎使盡了全身力氣，才踏得出一步。他想，大概是迷失落單的遊客，找不到爬上谷口的路，一直在谷底等人來救吧！

 他大跨步走過去，把手中的水壺交給那人。那人猶豫了一剎那，才仰頭咕嚕咕嚕地灌著水，嘴裏不斷溢出來不及喝下的水。他想叫那人慢點兒喝，卻怕讓人覺得他小器，便站在一旁看著那人把一壺水喝個精光。那人把水壺倒過來，努力甩了幾下，只甩出一兩滴水，忙用舌頭接著。

 那人抬頭望了眼谷上方的直昇機群，軟弱無力地馬了一句。他沒聽清楚，心想那人或許真的迷路了好久，現在有人來救他，嫌來得太遲。

 他把背包裏剩下的三明治都遞給了那人。那人毫不客氣，兩手抓著，便狼吞虎嚥了起來。

 「你在這兒迷失了多久？」

 那人鼓著滿嘴的麵包火腿乳酪，搖了搖頭。他想那人或許不願談起落單或找不著路的事，便拉上背包的拉鍊，站起了身。

 「你要不要我在這兒陪你？我想他們不久便會找到你送你回家。我去領他們來

，好不好？」

 那人急急吞下嘴裏的東西，眼露兇光：

 「天殺的，你多管什麼屁事？水、三明治，謝啦！你走吧！」

 他摸摸鼻子，聳聳肩膀，車轉個身。每年都來一趟峽谷，從沒碰過這樣的人，也沒見過直昇機群。他順著來路走去，不久便碰上那一批從峽谷口走下來的人，千篇一律的迷彩裝，而且全副武裝。為首那人氣急敗壞破口大罵──

 「我在上頭喊了半天話，你難道沒聽見？」

 谷口頓時響起四起八落的回音，聽也聽不清。

 他搖搖頭。

 「你趕快離開這兒，我們有事要辦。」

 他拾起被中斷的步子，才踏出一步，為首那人從口袋裏取出一張畫像。

 「有沒有看到這個人？」

 他仔細看了看，輪廓像，那對眼裏發出的兇光更像。

 「我不久前還看到他。你們快去救他吧，他大概好幾天沒吃沒喝了。」

 那批人順著他指的方向，匆忙跑去。

 他走回谷口時，留在上頭的辦事人員圍住他問那人的消息，他照實回答。

 「你知不知道那人是誰？」

 他搖搖頭，覺得這些人真囉唆。

「 那人已經逃獄半個多月，上個星期還綁架了一家人，那家人好不容易脫逃

…我們封鎖住所有峽谷的出入口，怕出事了，你這小伙子居然不怕死……」

他往谷底望去。那是個殺人犯哪！

艷陽下，他打了個哆嗦。

【新生副刊1992.11.1】

**死了一隻兔子**

連接南北兩條公路的小路，左右兩旁都是密密的玉米田，風吹過，綠色扁長的黍葉，便一路交頭接耳著最新的傳聞，從南到北，再從北到南，忙個不停。

這幾天，他每天接了小曹到大學上課，都要從北邊的公路彎上這條小路，去接南邊那條公路。他皺著眉握方向盤，收音機轉到專門播報新聞那一台，播報員以最快的速度滾出最新的消息。一旁，小曹從上了車便埋怨房東刻薄、批評教授歧視黃種人偏心白種女學生、吃不到道地的中國菜、約不到身世匹配的女孩、找不到像樣的卡拉OK … 播報員與小曹，一路較量著彼此的聲量與速度。

糟糕！兔子！他驚叫了一聲，連忙打斜方向盤猛踩剎車。輪胎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他人往前撲去，讓車上的安全肩帶給扯拉住。小曹也同樣往前衝去，幸好今天聽了話，破天荒綁了安全帶，頭還沒撞上擋風板，便給拉住了。

老天爺啊，你這是哪門的開法！小曹破口大罵。我碩士博士都還沒拿到，女朋友還沒有半個，我命還要啊。

對不起，小曹。他驚魂未定地喘不過氣來。一隻兔子忽然跳到路中央了……

一隻兔子！小曹輕蔑一聲，壓過去算了，橫豎不過就一隻兔子麼。

他熄火，看見附近都沒車，打開車門走了出去。他往車前走去，在左邊輪胎旁邊，看到那隻他極力想閃開卻還是沒能躲過的兔子。他蹲著，難過地側開頭。

老天爺，你還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小曹也打開車門，從另一邊走了出來，看了眼血肉模糊的兔屍。死了就死了嘛，你難道還要給牠頌經超度做功德嗎？上車上車

，再不上車，到學校遲了，你叫我怎麼替那個妞兒佔好位子呢？

他垂著頭不說話，好一會兒才站直了身子，扶著車門，灰著一張臉。小曹，我手直發抖，一時開不了車，你來開，好不好？

你怎麼這麼沒用啊？不成不成，還是得你來開。我要不是已經吃了太多罰單，這一陣子不能再開車違規，怎麼會找你搭便車呢？你開，你開。說著便要跨進車子

。

我看這樣好了，我來幫你攔輛順風車，讓你早點到學校。這條路上少不了上學的學生，尤其是開紅色跑車的美國女孩。

小曹縮回正要跨進車子的腿，彎腰取出背包，跟著走到路邊去。不多時，他攔著了輛紅色的轎車，開車的正好也要上學去，而且是個女的。他看著小曹臉露喜色地上了車，兩手互拍一下，志酬意滿地走回自己的車子。等小曹搭的順風車走遠了

，他好整以暇地發動車子上路。打開收音機，轉到古典音樂那台。他輕輕吁了口氣

，車上少了小曹，他再也不用藉重新聞播報員，來蓋住小曹每次一上車便沒得停的嘮嘮叨叨。

連接南北兩條公路的小路，左右兩旁都是密密的玉米田，風吹過，綠色扁長的黍葉，便一路交頭接耳著最新的傳聞，從南到北，再從北到南，忙個不停。

 那天早上，那條路上死了一隻兔子。

【世界副刊1994.12.16】

**周年**

 接連滑了四天的雪，最後這一天，蘿拉決定留在滑雪山莊，洗洗這幾天積下來的衣服，明天就要離開了。傑克扛著雪橇臨出門時長長地吻了她，『我一直都深愛著你，也永遠愛你。』

 她在窗邊目送著傑克與理查、蒂妮夫婦上了山莊為遊客準備的小巴士，他們對她招了招手，蒂妮臉上一朵嬌艷無比的笑容，理查還是一副永遠沒睡夠的老樣子。傑克用力地揮著手，隔著小巴士的窗子，喃喃著一些蘿拉聽不見的話。

 傑克與理查大學同學、同一間公司同事了二十年，每年兩家都要一同出門旅行一次。兩家的小孩情同手足，現在都已大學畢業了，兩對老的，來往得更勤快了。

 她把洗好的衣服一一折疊整齊，從衣櫥裏取出那兩隻旅行箱，先把自己的衣服裝進箱裏，再收拾傑克的。碰到傑克那條暗紅色的內褲，她像觸了電似地猛縮回手

。努力定了神，這才把傑克的衣服全放進旅行箱裏，拉上箱口的拉鍊，扣好環扣，從小几取來一串鑰匙，找出最小的那隻，把傑克的旅行箱鎖好。自己的那隻旅行箱

，還敞開著，像一則未完的故事，等候最後的結局。

 几上一張滑雪地區的山形圖，一道粗粗的紅線，圈著一處山脊，傑克昨晚選定今天要滑的地方。這個滑雪場最險峻的一處。

 她在山莊的餐廳吃過午飯後，便拿了那本已讀了四分之三的小說，在山莊大廳臨窗又近壁爐的沙發坐下，想在天黑之前把小說讀完。

 山莊的管理員不停地往壁爐裏添柴，火始終熱烈地燒著。她睇視著爐火，出神良久。如果那管理員忘了添柴，壁爐的火什麼時候會熄？爐火成灰的時候，又是什麼樣一種景觀。

 這雪一時怕是停不了了，管理員走過去添柴時，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蘿拉說似地咕噥一聲。

 雪大片大片地飄下，很快便把附近的旅館、商店都鋪上了厚厚的一層。提早下山的，一身雪白，連扛在肩上的雪橇都積了長長一條雪。走人山莊的人，臨進門，在門外的門墊上跺跺腳，抖落一身的雪，走進門了，還要先甩甩頭把雪甩光了，才摘下帽子。這麼大的雪！每個進門的人都這麼說著。

 窗外，雪像豪雨般地下著。蘿拉闔上書，摘下老花眼鏡，揉揉乾澀的眼睛。大廳裏一片嘈雜，她一時怕是讀不完這本小說了。

 『蘿拉！』

 理查雪人般衝了進來，驚慌的臉上全無今早那份睡意。雪從他身上落到地毯上

，頓時弄髒了地毯上美麗的圖樣。

 她抬起頭，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來，黑色套頭毛衣黑色絨褲地站在一片雪白的窗景之前。

 他們一行三人上了峻嶺，理查覺得不妥，改滑峻嶺背面那山坡，傑克與蒂妮執意上峻嶺，便分了手，講好在原先登上的地方會面的，理查等了老半天一直沒等到人。滑雪場已經四處通知遊客要提前打烊了。

 滑雪場出動了龐大的搜尋隊伍，蘿拉站在山莊大廳的窗前，看著火把在雪山上點出動人的畫面。她思索著要不要告訴理查關於傑克與蒂妮的事情。那天，蒂妮拿來傑克那條暗紅色的內褲時，便證實了她經年的疑慮。她沒有給蒂妮一個非常戲劇性的耳光，只覺得一切滑稽得可笑。

 她聽過氣象報告，知道今天會有這場大風雪，傑克當時也聽到了……

 他們也都記得今天是他們結婚二十五周年紀念。

【新生副刊1993.7.1】

**訪問學者**

 初夏，海島的夜，充滿了誘惑。

 他踏進計程車的時候，如此想著。周遭的一切，一如此刻他的體內，蠢蠢欲動。他照著負責人給他的英文拼音地址，告訴司機他要去的地方。他自認說得很接近了，那司機還兀自重複了幾次，才弄清楚他要去的是市郊的一所大學。

 計程車穿過霓虹燈、車燈亮如白晝的鬧區，異國的男女展覽著最前衛的服飾，走動著一種偏安的繁華。幾年前，他以自己的著作敲叩這個國度的大門，吃了幾次閉門羹後，不知是自己的論題傑出，還是當局態度有所改變，他已幾度受邀前來講學，到處受歡迎。他正在今晚要去的大學的研究所開課，校方希望更多學生能聽到他精闢的立論，特別請來他來演講。

 選擇美國與此地最早期的外交發展，與其說他有先見之明，倒不如說他為此地充滿著的神秘所迷惑。再說，沒有一本獨特的著作，他怎能在自己國家一個偏遠不為人知的小城的大學爭取到鉅額的補助基金、永遠保有教授的職位？第一次踏上這異國的土地，看到遍地繁榮時，還曾經為自己的出身寒酸而覺得不自在。來了幾次，心裏舒坦多了，尤其是出入高級賓館各種不同的款待之後，連家裏太太那張原以為動人無比的臉，也漸漸平淡無奇了。

 今晚的演講，題目稍與前幾次的不同，不過，講來講去還不都是那一套，這裏的人喜歡聽的，他已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自己也漸漸信以為真的。他現在已經不帶演講稿了。

 身上除了皮夾外，就一隻梳子一瓶袖珍型的除口臭液一個絨盒。他就著車外繁忙的燈光，審視著下午才給美容師修剪整齊的雙手，摸摸出門前又刮了一次的臉頰

，光光滑滑的，一條海藍的真絲領帶，正好配他那對同樣顏色的眼睛。那異國女子曾經說他的眼睛好像彼得‧奧圖。她應該會出現在今晚的演講會場。前天從外地參觀回來時，她答應了他的。他摸摸口袋裏的絨盒，想起她柔若無骨的肌膚。

 計程車在大橋橋口停下繳費，他知道過不久便是那所大學了。拿出梳子，熟稔地梳了幾下，又舉起雙手摸摸腮邊、覺得髮鬢都服貼有致了，便取出除口臭液，往嘴裏噴了幾噴，頓時滿車生香。

 車開進校園，夾道高樹搖曳著枝葉，彷佛那異國女子的招喚。車在研究所門外停下，主辦的單位早已派了三位會長在那兒等候、付車資、領路。他步下車，匆匆朝那三位同學點了頭，便往水池那頭的綜合教室走去。那三人互相交換了眼神與微笑，緊緊跟上前去。他人高馬大地跨著大步，走過水池，看也沒看一眼他曾經在演講中稱讚過的睡蓮，直奔那綜合教室。

 他到得早，教室內一些負責錄音錄影的同學還在佈置著。他一眼看見坐在最後頭那排正中央的女子，她揚起那非常東方的手臂，他匆匆往後走去，無視已入座三三兩兩的同學。他握住她的小手，輕聲地說，好想念你。她只回答他一朵無言卻充滿特種情意的微笑。演講完，我有東西給你，一定要等我。她只默默地微笑。

 綜合教室旁的小房間裏，一架電視機正同步放映著訪問學者的一言一行，以及他那副為異國女子所迷惑恨不得一口吞下的神情的特寫。

 『錄得真神，這老外將來不教書，拍色情片鐵轟動。』兩名工作人員之一說著

。

『他還以為在這兒是可以白吃白住還白玩哩！』另一人說。

他們兩人從訪問學者來講學以後，負責錄製他的所有行動，那女子擔任招待。

【新生副刊1993.11.9】

**愛**

 她就著最後一口茶水，艱澀地吞完一個飯糰，用洗淨的荷葉把盤子上剩下的那兩個包好，並排放在榻榻米上攤開著的一條大方巾上。從案桌上拿來一包長香一盒火柴一小捆金銀紙，一一放在大方巾上的兩包飯糰旁邊。她把磨刀石擺在廚房門邊兒，在磨刀石上灑了幾滴水，就著西斜的殘陽，磨起家裏僅有的一吧菜刀。

 斜暉中，她磨刀規律地動著的身子，彷佛那不停滾動的火車的車輪，一路奔向行程的終點。

 她坐在座位裏，身子隨著車子左右晃動著，呆滯無神的雙眼，看著對面車窗上映著的影子。車子一路停停走走，靠站時，車廂裏一陣騷動，車窗上便是一片錯亂

，似真若假，彷佛那一夜裏的突擊與逮捕。車子離站，車廂裏少了一些人也多了一些人之後，又落入長長的沉寂。她雙手護著已經顯示身孕的肚腹，並且一路緊緊抓著那長扁圓形方巾小包袱。

 她隨著人群下車步出車站，向人問路，問來許多慌慌張張的驚恐。一名老者悄悄地指示她方向，末了，老者問道，是要去……她咬著牙點了點頭。她拾步啟程，走遠了，還聽得到老者痛心的長嘆。

 她走過森嚴的街道。那一夜以後以及昨日接到的訊息，她已經無所畏懼了，只緊緊抱著那小包袱，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遙遠地，她就聽到了陣陣碎心裂腑的哀嚎，就像那夜裏婆婆的呼天搶地。

 她一腳踩進廣場，看見那一路排過去的屍體、遺屬的哀慟欲絕，她幾度作噁，幾乎支持不住。她彎下腰，審視著每一張已經不能悲歡哀樂的臉龐，口裏喃喃著他的名字。你在哪裏，你在哪裏……整個廣場是一片乾涸了的血腥、燒香焚金銀紙的味道。超度引靈。

 她停住腳，呆立在一具屍首旁邊。那仍然年輕的臉上，雙目已閉，再也看不見他關心的家園的現在與未來。她重重地落膝，抱著他已僵硬多時的身子，喚著他的名字。

 許久。

 她打開方巾，拿起荷葉包著的飯糰，掀開荷葉，放在他身邊。劃了火柴點香，她雙手握住一束香，高高舉起，長拜。拜完，她將香插在一個飯糰上。跪在一旁看著煙冉冉上升，煙灰撲簌簌如淚般灑在白淨的米飯上。

 他幾個志同道合的友人陸陸續續被抓以後，風聲日緊。婆婆曾經勸他遠渡與公公會合，他堅持固守愛護鄉土的情操。愛護自己的鄉土怎會有罪？言猶在耳啊！不會有事的，很快便能回來。

 她打開那一捆金紙銀紙，一張一張對折了堆成一個小堆，劃了火柴點燃。從口袋裏取出那寫了『速來收屍』的紙條，捏著一角任火焰從下端燒起。煙熄火滅，留下兩端灰燼的時候，她毅然打開方巾上的長方形舊報紙綑成的紙包，取出那把已磨得銳利異常的菜刀。

 她望天長拜，惜別娘親，舉刀正待自刎時，一陣風吹來，煙灰四散，掀起覆蓋在他身上的薄蓆，他的肚腹上綁著一疊文稿，最上頭一張，斑駁的血痕中，一個剛勁有力的『愛』字，她熟悉的筆跡。

 她拋下菜刀，趴在他身上，放聲痛哭了起來。

【臺灣副刊1994.3.11】

**最後一役**

 他們把槍橫在肩上，都舉起雙手抓著槍托槍管，個個像扛著自己的十字架般，單縱隊地在尚未轟炸過的田野前進，遠處山頭上的黑點，不知是敵人的鋼盔，還是來覓食的禿鷹。

 接近山腳的時候，他們都殺聲四起地持槍往前衝去，然後都一個個中彈，倒地

。他看到同村的阿雄慘叫一聲，倒了下去。炮聲中，他彷佛聽到阿雄叫著某一個人的名字。還來不及細辨到底是誰的名字，炮彈再度從山頭轟下，揚起另一片濃霧般血腥的塵土。自己的血，像煙火般噴射四方，然後，慢動作地灑落眼前驟然黑暗起來的大地。

 他爬過許多血肉模糊、猶仍固執地溫熱著的軀體，拖著一條再也分不出是誰的血跡，在倒地的同袍間，拉起一條生死與共的血線。他要趕在禿鷹飛落之前，爬到阿雄那裏去。

 阿雄雙眼還不甘心地睜著，一隻血淋淋的手緊緊地護著胸前的口袋，兩隻腳已經不知道被炸到那裏去了。他咬緊牙，使出僅剩的力氣，推開阿雄的手，漸沒知覺的手指，解了好久才解開口袋的扣子，從口袋裏拉出阿雄出征以來不時拿出來看的相片。他眨了好幾次眼，就是睜不開眼來看，相片裏的女人，到底是阿雄的妻還是自己的。

【世界副刊1998.3.1】